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T5466/2978(4)



圭美堂集卷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序一

片雲集序

士子省試以所占經為一同考薦者謂同門視同年友  
尤親密余丙子試京兆及副額同商邱宋子山言以毛  
詩出左蠡吾夫子門已卯鄉薦則同出行唐張夫子之  
門者有常熟蔣子酉君山言酉君俱以詩名海內余不  
能屬一語則余之陋也今年正月探梅至姑蘇山言侍  
府公讌余于畧館酉君在焉不數日山言歸商邱別余



以小詩甚工酉君約余遊山北至而新刻片雲集竣事  
遂命余序之余不能詩烏能序酉君詩雖然酉君言之  
矣謂立言者宜讀書貧兒逸諺不事生產而無名之費  
日有出而不見其入勢必至於踵決肘見而不可掩又  
古人文必相題乃言有體式等尊於卑則褻加親以疎  
則漓處憂患若歡娛則悖推此而論則呼吸微眇變幻  
恍惚當其情事相觸類物相肖形真有兔起鶻落稍縱  
則逝者故言有物而機緒日新未有苟於是而能自存  
者今讀酉君之詩見其材之富則取之武庫大府而不

窮擇之精則匠人入榘楠豫章之林而拔其尤詞之達  
則萬斛源泉放乎四海而出之不竭及按其質文相儷  
言必稱情意不浮事婉不匿旨直不傷雅馳驟而中度  
蘊藉而多風雖難於立說者亦莫不傳其曲折而合其  
節度乃恍然於酉君之語曰嗚呼盡之矣酉君所以為  
詩者蓋學之博而問之審非偶然也豈耳傭目剽黷預  
粉澤而徒游光揚聲以欺人者哉余以酉君語序酉君  
詩始終見余不能詩且期他日學詩將奉之為科律不  
敢頑然以不詩自別酉君越月即北上當先晤山言舉



此諗之知必不廢啞然一笑也

送成陸鄉令南安序

鹽城成子陸鄉高才有豪氣盛年魏科筮仕得贊皇單  
騎招山中錮盜導

天使入飛馬夜馳嶮巖仄道無所懾盛暑七日夜不解衣  
遂卒事以出初

天子以令書生

勅大吏視材者調易至是使者言於大吏得不調俄以同考  
京闈聖吏議去今年用例復職補福建泉州之南安南

安山海輿阻俗譎而悍猾魁多產其鄉地大於贊皇而  
較稱難治夫邑無大小難易以陸鄉之勝氣何事不可  
然余獨不欲陸鄉之恃此氣也氣合乎理則出之有緒  
而應之不窮氣逐乎事則意念擾雜而機變紛起方陸  
鄉之治贊皇也今相國安溪先生實巡撫畿甸余累年  
侍先生側見其廉靜寬慎銷華剷名就循常規格中幹  
轉為利益訖有成績而人不知時陸鄉發弁卒之奸牒  
訴不已先生頗訝其刻露今南安與安溪接壤陸鄉造  
問土風之宜政事所急先生酌古今度時勢而為之言



陸鄉折服即投贄固請為弟子朽然忽喪其所有皇皇乎如有所跂而弗至余於是歎賢者果不易測南安可恢乎游刃而有餘矣歐陽子曰吾寬不為縱簡不為畧文中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人化皆不尚氣也夫氣下則心平心平則細入乎人情暢通乎物理必能廉以約已儉以持家感人不徒以言馴暴不徒以刑昔子賤宰單父夫子問以治狀最後乃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夫子歎曰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然則陸

鄉聞先生之緒論而施諸其鄉則孔子之所歎者也先生薦賢為國自其鄉始如黃潁川賜爵加秩入代丙吉為相余於陸鄉有厚望焉彼道山川花木之美人物之繁盛土宇之廣濶皆所以頌俗吏非吾徒之言陸鄉視余厚不鄙余之不文導之使言而因以衷懷進

賞詩閣小集序

今入仕之途甚賒而士子既業帖括率以出身科舉為遂其初志故挾冊試京兆者人既浩穰而渝濫之弊間出不得者濡遲羈孤中類托吟詠以舒其悃忿不平之



氣觀者徃徃疑其干澤而釣名為修諸已見其大者病  
焉惟吾友陳子季方手一編示余乃新錄詩五十九首  
即唐入所謂夏課也今讀其雜詩如賢哲豈無憂慷慨  
非身圖日月不待人為君惜居諸古人重名家所貴有  
專門卷局固難大蒼翠得終古貯為雜佩贈勿輕羨多  
珉本無汲汲志豈為晚晚憂三月一日作企古有真賞  
茂末培其源榮華苟眾芳顛顛非吾悵病足作雖然偃  
僊遲亦致修途躅爭先豈無意蹈險非吾欲題紅毛刀  
子平生恩怨少好好匣中收送蔣子遵云好友頻來書

滿屋人間得失總悠悠芍藥絕句買取一枝瓶裏供井  
花水冷少塵埃皆厲志讀書息影畏人若於東塗西抹  
外尚別有事在余與季方游最久悉其愿樸少緣飾非  
駕虛說以自高也至其根柢講貫既專且久而淵源哲  
匠周旋於鉅人先生之側故其成就者超然自遠他日  
賞詩閣全本問世讀者必能辨之茲特論其小集之異  
於時俗者如此云

送張仁趾總戎之任威寧序

不次之恩必得其人則予之受之非私且倖予之者非



私然後可責之以盡職受之者非倖然後有知己之可感張君仁趾之得總戎事於威寧也備斯義矣余貫宿遷仁趾徐州為同里壬子歲同受知於簡謙居先生屬博士弟子員籍至訂交則丁丑春二十年情好日密如同懷然仁趾頰面虬鬚偉軀幹篤於孝友好義輕財喜立事尤善譚論余初見於京師鹽漬宋子穉恭寓說其遇饑歲貸官粟開河數十里一方賴之其畚鍤錢鏹皆有方畧程度掀髯抵掌之次鋒勢四出莊諧竝用風發而泉湧與人訓對工為翕張伸縮取其機籥而抵投其

間隙擘斯得理洞然中的巧捷時出意外聽者洋洋然神舞色飛有窮日竟夜而惟恐其說之盡也會試屢報罷効力兵部考滿隨河道于公出今冢宰張公遂任用因招鹽猾孔文泰見嫉於淮揚道王謙又所管葦蕩營災鐫級追賠進退窮蹙癸未

上南巡走伺

行幄會選閱河嚮導官輒挺身自任

上一見稱能

命為前驅



問水道源流閘埧廢置之宜悉稱

旨免其例賠物料扈從入即授京營遊擊許於

鑾輿往來得接送蓋異數也余丙戌抵都仁趾陞參將見其汰疲癯覈假冒除戎器練卒伍明賞罰凡捉捕救焚自出心計皆精密捷敏發姦摘伏人莫知其所自豪猾倚恃輿援橫肆於市者能用剛柔操縱得其機要而折其角苟所不可雖上官莫之奪要其卻暮夜之金於士伍之餉絲毫無所苟賞募一捐已俸故人畏而悅之而訖免於禍也戊子陞臨清營副將今年春乃有是

命余前輩德州孫侍講曾提學於貴州急走問之云威寧萬山叢立面皆西若背中原者故為蠻夷君長之地官其土者一無所事總兵受苗民詞訟貨賄所出理於知府者反少近知府以術鉤致文武方相水火而余亦北轅矣仁趾疏請

陞見

天子允焉凡所以蒞威寧者稟

廟謨而行之足矣要領在於潔已而愛民不利其所有則胡越一家至設官分職所以為民民吾民也兵亦民也苗



亦民也養之教之地有中外俗有善否人之心無一也  
天子兼容並包一視同仁故幅員之廣亘古未有近復以提  
督為總制合文武而為一不欲區兵民而為二大臣任  
封疆識其遠且大者在仁趾勉之而已

本朝文武均重總兵之選

帝心所慎雖勲貴之胄仰望終身而不能至或以束髮從戎  
身鏖百戰名登壯士之籍骨無封侯之相如腰鑣牧豕  
形諸歌詠卒之槁項黃馘以老牖下者何可勝數而仁  
趾一武舉人望百夫長如天上况負焚章數十萬求為

安居貧民將不得今擁八座之尊建牙吹角兜鍪擐甲  
弓韞服矢插房俯伏道左趨走而唯諾者皆將官也倘  
始終不一節措置乖方人將笑仁趾以口舌得官不中  
大用上累

聖天子知人之明其可乎仁趾行矣王右丞送李睢陽詩曰  
布衣一言相為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請為仁趾誦之

送汪苻洲學士視學浙江序

今仕宦多途而人率以進士第為榮進士由館閣出典  
鄉試及視學為尤榮蓋嘗業於是而涖其事焉故也獨



於出身之制義則鄙而賤之以為無與於學而不足傳  
士大夫所見類然韓子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凡  
文學皆如此而况制義依四書五經以為學肖聖賢聲  
口以為文者乎雖然如時人所謂制義亦無異乎其鄙  
而賤之也制義自洪永逮嘉靖初義理恪守集註取材  
於五經性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後以詭說汨之人為  
講義而文亦佻小破體至啟禎間怪雜昏悖妖淫愁怨  
之意作而國事蹙矣我

朝制義凡數變尚未能復成弘之舊安溪先生闡經書之

與精心於周程張邵滙朱子以集其成而制義持論反  
所自為一以成弘為則總憲武強劉公讀先生書深信  
篤嗜之年踰六十精進不已遂登堂而入其室苻洲汪  
先生於兩公有通門之雅深潛純懿講切慕好登第已  
二十年而制義日程月課如兩先生之為者去年

萬壽開科列典試浙江大臣舉先生名

天子允焉既得士有聲而程文為十五國冠冬復有浙江提  
學之

命士林以仕宦華貴為先生榮而吾獨慶正學之將盛也夫



士學之不正由於制義制義之不合由於亂朱子之說  
亂朱子之說由於姚江王氏浙之山自梅嶺而東北勢  
逆而力厚其人多偏駁好異而不軌於中庸故節義事  
功文章之士不乏而學術未純不獨姚江王氏也呂東  
萊陳同甫葉水心陳止齋輩當朱子之世且有齟齬不  
合者其他無論已今

皇上親纂朱子全書躬自讐校書中發明四書五經者  
命禮部先發各省照刊頒布知先生必能令浙之人士講貫  
熟復發而為文力追經義初製安溪武強既為倡導先

生順風之呼出素學以正士趨令其所好尤易從將見  
天下正學之興自浙江始而浙江正學之興自讀朱子  
書以正制義始余忝同館末行夙沐先生教今誣行有  
日不敢無一言以獻又

御刊朱子全書不肖承乏校字與有榮焉庶亦不忘職守之  
義云爾

送陳秋田任長寧序

余早歲聞秋田以能文名今知其令於荔浦凡七年蠻  
獠化外之地農安於野兵易於伍椎髻之童子向學胥



吏皆橐筆就學使試而深林密箐頑獷之盜盡誘其黨  
摘發鉤致之入版籍帖帖然與秋田同事於其土者每  
臚舉而羨其能不獨秋田述之亶亶而有味也秋田容  
寂靜而氣和其言語詳緩有條理精神收斂而警發與  
人若汎愛實悉知其性情材力之所宜故與之交者各  
得其意之所欲其臨事也亦能有所不為以此知人之  
稱其理荔浦也不妄服闋補四川叙州之長寧險遠荒  
瘠與向之荔浦等送之者為秋田惋恨以窮困蹇躓有  
不可一日處者夫秋田以寒畯起家進士其窮困不由

荔浦也則自今以往之窮困豈由長寧乎至所遇之通  
塞有時目前所值胡遽以為感感哉人之所處未有無  
所當為之事者一父兄之所命一朋友之所委就此一  
事尚難以言無負况百里之民人社稷豈無吾職分之  
所可為與吾力之所能為者益事莫不有不易之理而  
理之分量本無窮理具於心逐事而求其合則心亦盡  
於是故嚮道而行常有躍躍於前者引之而莫能至則  
身亦隨之而不能自己久與之習巧智有所措庶幾機  
應於心不挫於氣者其苦也茲其所以為樂則外之憂



虞艱阻視之漸輕漸無韓子所云若築河堤以障屋雷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孟子之必有事焉大易之安土敦乎仁皆謂是矣秋田倘以長寧為感感而視為一日不可居則不應以所以處荔浦者疊疊為人言之也余知秋田不感感於荔浦故因以是續之

南厓集後序

虞山陶子師先生甲子舉於京兆戊辰成進士時先生制義行海內余驚怖其文之才氣媿莫之能學繼聞令

瓊之昌化諸所蘊負百未一展而竟卒於其官嗣君貞一登壬辰榜與余同館未幾以覲省去今迺得與其中子貞靖相游處因獲見先生所為南厓集者集中申牒書疏皆為子遺請命語附以與人簡牘之有關於此者並及邑乘雜文數篇而以浮糧考終卷蓋邑中之蠹害多端而最大莫若浮糧世之牧民者其意率不相關或有其意而選悞畏難又或考之不詳言之不中類不能有所為今先生於其職有不容已之心有必為之氣有能達之辭况涖荒徼遠陬蠻烟瘴雨十無一生自知必



不能免而於求去不得之日呼籲哀禱不啻身在湯火  
斯亦奚媿古人夫浮糧為害百年之久官徵已蠲之課  
民輸無田之糧邑將空矣官斯土者上下恬然先生請  
命不得勢窮力竭猶撰浮糧考一書遠稽旁搜鉤索研  
覈至荒渺之情事瞭然如指諸掌益有來者焉將旦暮  
埃之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推斯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先生之言曰上下相遁於文法之中上姑以此檢下下  
姑以此罔上是固不止一時一方之憂又曰天下之事  
有治人而後有治法天下之法有實心而後有實政雖

古人所常道而出之警動此豈徒文人之言哉嗚呼其  
可敬也已先生著作尚多謀先雕此行世固善先生在  
官凡五年而浮糧考則殫精畢智盡二年之日力於此  
當其求明佐不得踽踽徒步於北城荒寂處忽於蒼翳  
榛莽間得徐令斌暉之碑似有神告者貞靖云

送蔣子遵之任廉州序

吾友蔣君子遵以戶部郎中秩滿得守廉州歸壽兩尊  
人因訪余於河濱懇懇乎回路之請贈也蔣君自束髮  
從學於義門學士及計偕又游安溪先生門為經義唯



先民是程沈靜溫良博通史傳要以經書為本講切專  
且久在戶部數年以清慎勤信於曹長而聞於

天竊以為士之用世

上所以敦厲之者甚至而下之術業不明率謂所用非所學  
其用之者又恐非所習與非其時君行矣廉處蠻獠中  
山嶮瘠薄上官無所誅求

朝廷不采珠椿靈萱茂晷影舒長君優游暇裕以平日之  
謹潔為化導基發篋讀舊書即以已之治經義者為治  
棟所屬士子有才行夙望及幼而聰敏醇厚者數人教

之治舉子業講明四書及傳注讀宋儒切要書為文祛  
俗濫趨雅正本經外通二經或四經務使真知所決擇  
果心悅而意得只一二人便足為種子冀滋蔓於無窮  
也夫舉業者誘之以進取則樂從投其所素習則為之  
不難士者民之標準也文者士之精華也經書者文之  
根柢也而經書之所載則聖人之道而人之性也道者  
職分所當為而性者人生所固有當為者體順心安而  
不可易固有者善同類應而不容已潛牖其愚蒙而默  
致其頑獷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孔子曰速於置郵而傳



命豈不謂是哉前年余游荆南銅鼓趙孝廉炯為余道黔楚之峒苗近皆知延中土人教子弟以詩書日供米薪雞卵及節候誕日亦餽餉俱有品致疊疊甚悉雖其俚鄙睢盱可笑然欲其子姓通文義知理道一也今民不見兵革三四年道化翔洽

當宁崇闡孔氏之教本之躬行心得而鉅細顯微靡不周備傳所云洋溢施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茲非其時乎自秦漢迄吳逆之亂此方被蹂躪荼毒者不可勝數韓文公所云撞搪呼號草薶而禽獮者非今之時也及其

自至潮乃為牒置鄉校請所部趙德秀才為衙推以師之可謂得其要矣以君之文行奉

寵命以往適際此時似非偶然者君乘時為之用其所學行見政成

內召過吳門綵服春酒為親賓說教化之行人材之興風俗之變洋洋盈耳余雖老尚庶幾及見之

顧嗣宗帆湘集序

為文者欲文之進於古而第於文求之恐終不能至昌黎於此言之為詳人必志其遠者大者篤於人倫務正



學明其理博覽精思通古今經世之要區別人物之高下復講切于文之體律與所以修詞之法及為之也必有為而為所以為之者緣物稱情而毫無所溢飾庶可企及於古之作者惟詩亦然不爾第以詩論太白之才力豈出杜陵下哉吳門顧子嗣宗余向嘗晤之於京師見其詩歎為雅音今年春相遇於同年楚學繆子澧南鄂州使院中澧南以公明冠十四國其幕友極當時選顧子與焉楚地廣濶西入秦蜀北界豫東北至江左右西南際滇黔南抵桂林象郡矣澧南善為詩使車所到

凡山水之曠邈靈竒古賢豪之遺跡題詠幾徧率與顧子俱五月下旬顧子將歸省覲赴秋試乃出其楚游帆湘集索余一言弁其端讀之累日情文斐亶意適而辭洽雖有豪宕之篇秀警之句一歸於從容泳游瀟灑自得今之工詩者未能或之先也顧子年逾異稊尚困躓諸生中寬分綽分無幾微悒鬱無聊之色筆耕硯穫以奉親而教其子其鄉之先達何義門每為余道之陳子季方余家季澂齋皆與為至友江浦劉前輩大山昔亦屢稱焉似不徒以其詩也於戲此詩之所以彌可貴也



余在荊州與顧子同游龍山寺休憩後閣中解衣磅礴  
為余論詩與余所謂求進于古不當僅求之詩文語有  
深契由是推之其所學詎可測而所詣烏可量哉辭之  
不獲聊述所聞於師友而可以推闡顧子之緒言者以  
相質云

圭美堂集卷十二

序二

偶然集序

彭城先生歿之明年嗣君杜緘先生偶然集詩屬余次  
第而叙之且曰先生遺命也余為先生門下士無可辭  
因莊讀卒編拜手稽首而言曰詩之道難言余烏足以  
知詩然嘗聞之知詩者詩有意不在詩而詩者迫於心  
托於物以鳴其不容已乃詩之所自出有意在為詩而  
詩者不溢乎情不飾其事肖其所值以為言乃詩之所



當存由所出而論之則原本乎性情關乎人倫物理以  
達乎天之道由所存而論之則猶可以知其人論其世  
得以考見其生平先生庚午鄉舉後余即識之甲戌自  
輦下送之歸丁丑臚傳首唱時幸親覩其盛已卯忝登  
先生主試京兆榜庚辰出關走別於國門外道雖遠音  
書未嘗絕還時迎之河間旅次余罷歸十年中三拜候  
先生於里第今其詩具在出關前作余見者頗夥皆不  
載先生之所焚削者多矣故今所錄見其回忌聲病興  
致繁富約句準篇不軼規繩加以才氣鼓盪允足挺冠

詞林弘長名流要皆得之出關以後亦昌黎所云子厚  
不斥而窮雖少出於人必不能自力以至於此然則天  
之所以玉於成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之所以為詩  
者余不足以測其根原就而玩其詞繹其指其可存焉  
奚疑竊嘗私論先生才高氣銳不喜以醇儒之道自律  
忍尤攘詬嬰人道之禍取魏科而不究其用有似宋之  
陳龍川遭天下太平內外清晏無可為龍川之建白然  
少清防決藩之險論則其長於龍川者使有徽國文公  
為之友切劘成就烏知其不俯視龍川乎先生少嗜飲



中年殫精於揣摩科舉之學旋以憂患崎嶇息影園林  
殆將炳燭於桑榆而目眚數歲幾致文昌之厄其守境  
之止於是非先生意也先生門下士布列中外且名位  
詞華兩極烜赫者先生不委以編校之役而特於孱庸  
樸澁如余者見命豈非以余為粗知先生者故質言之  
邑志家乘將於是取徵焉

李耕愚詩序

李子耕愚自弱齡即日事葠木然喜為詩余鄉舉出殿  
撰先生之門與耕愚為世講耕愚方刻殿撰詩存於家

而以已詩附欲得余一言論之耕愚曾大父廸堂先生  
以天啟甲子雋京兆聞有詩惜未見其大父與先贈君  
同選拔後遂棲遁得肆力於詩有集行世所謂村菴先  
生者也其詩冲澹清贍卓爾成家深所嘉仰然則耕愚  
固以詩世其家者余前見耕愚懷古作今且十年增十  
餘篇豈以善病減吟情歟抑知其難故惜墨歟若知其  
難而不輕為庶幾古人之云厚積以薄發者余固知耕  
愚之詩之必大有成也夫詩言志非志乎詩也志乎詩  
則所以為詩者僅矣雖然志乎詩不猶愈於羣居織屨



三美堂集 卷一  
之為好乎必由三百沿流於騷選唐宋人之為采其華  
文而掇其精脉先求激獎於藝林至有所自得用以涵  
養其性情其裨益豈淺鮮哉昔唐李百藥幼嬰疾辨稻  
時已以詩露頭角卒用之名世能傳其父德林之家學  
百藥子安期三世皆掌制誥著在唐書耕愚其有意乎  
余懶慢將隳先人之素業故對耕愚而羞縮不能多出  
語耕愚異時年高齒宿集成之日鏘鏘洋洋必有互宴  
鴻製而余聊為之引其端云

### 高氏族譜序

邑同學高子晤奉世父不危先生命輯先世所編族譜  
增後生者而授之梓且以代遠族繁有依托其姓者尋  
將弗別也故自始祖以迄於今著其派別源流不待更  
有裁斥而自然不紊既成帙請弁言於余曰舊譜載鄭  
君詩有云媀亞異姓歸本族此承先人意也余惟古之  
姓氏有專官掌之周禮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國  
語曰司商協名姓蓋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知所自出  
與所同出乃仁孝道生而恩施有序自人不知其義而  
偽作其為譜也或托古賢豪裔或牽當世華顯以為高



望附人者人亦附之附入既久懼澄別嬰怨姑相濡忍  
速盛衰好惡形勢觸撥陰陽合離構扇者乘正閏水火  
以害於而家卒至兩受其敝嗚呼其亦辨之不早辨哉  
今高氏譜斷自濟寧來代次相衍皆據其真者以書庶  
幾譜之不悖於古者歟昔扶柳侯冒姓呂漢書明著其  
為長姁子與贅其祝茲別張孟蒙姓灌史記不諱其為  
舍人與潁陰別重族類也唐以前重譜牒如新唐書言  
柳城李氏出契丹不必與隴西趙郡合營州王氏出高  
麗不必與太原瑯琊合則同姓不害為異族士君子貴

自立耳拔出於寒畯尤可尚古賢者之出身贅壻豈少  
哉祖父託於人之姓本非子孫所能及其子孫而為仁  
人孝子也灼知其本姓則復之不知即祖蒙姓者各為  
一族亦宗祧有緒而本支得理余故許高氏之譜能清  
其本而又解諸依托者之萬一有所不釋於中及輯譜  
者或有所懼之意如此若夫宗法之立祭祀婚喪之禮  
卹睦之事則存乎祠與義田而不關乎譜至譜之由來  
有舊序在皆不具錄不危先生名躋性嚴介輕財好義  
不侵然諾晤字尚友惇謹稱長者俱廩貢生不危先生



弟名踰駢字特騁高才好學甲乙後遂棄家習靜父母  
歿長往入山至今不知所在晤其子

文瑞樓書目序

挾貲者亟入仕版而士子率以進賢冠蒙其目自俗流  
帖括外甘於苟陋至論者謂科舉廢而後古學出雖其  
言過激要亦非無謂也浙桐鄉金君星軹壯年擅清才  
又多所韞負乃謝斷棘園好蓄書籍以先世詒產廣購  
而貯之一日渡江越淮涉大河訪余於愛牧堂出示簿  
錄所藏書目兩帙細字密行厚二寸許屬余為叙余受

而閱之係稿本未經檢別然約計已五萬餘卷尚未艾  
也金君自桐遷太倉近復移居蘇州吳中遠者不具論  
中明以至於今如葉文莊公吳文定公文量陸氏篠菴  
張氏元敬都氏君謙楊氏以至錢虞山徐崑山皆以藏  
書稱浙秀水曹氏朱氏多抄本書金君其有意乎吾聞  
之君子之於文也博觀而約取書之有關於聖道者尤  
當加意蒐羅猶記乙酉丙戌間有客為安溪相國言家  
曾有翁季錄益晦翁手記與蔡季通答問語微辭奧旨  
累世寶愛惜兵燹失去安溪於乙夜獨對時以



聞下

詔武英殿編校諸臣共訪之卒不可得後余讀朋溪季氏所纂宋道學名臣言行錄蔡九峯沈事實內載翁季錄知其語非妄江浙地大故家嗜學者多必可廣訪得之此繫於德藝不小然則藏書之家豈啻雕蟲篆刻漁獵之資已乎端木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金君勉之哉金君名檀其元兄南樓先生名樟庚辰榜進士官至部郎予告歸遂不出家居十年而年方逾異糧閉戶讀書獨標雅尚一門之內自相師友益東南之秀峰雙峙不可攀躋

者余跂仰在下風久矣故樂為之序

觀海集序

康熙己亥家編修葆光奉

命副冊封琉球使歸而著中山傳信錄六卷實稱詳覈雖前

明使者如陳君侃蕭君崇業夏君子陽及

本朝使臣張學禮輩皆有錄而傳信所盛推為典實少謠舛援據獨多者無如康熙癸亥使汪檢討臣楫所撰中山沿革志二卷雜錄五卷汪以鴻博舉入翰林富於文學士林所稱為悔齋先生者去年秋先生之孫塤被江



緘先生觀海集見示以先生舊刻皆未通籍時詩通籍後獨近刻京華詩而此猶後者以中有微文諷切之人恐引尤詢其先尊命姑緩之今無所嫌忌而急於開雕以當日為其第四從父婺源君手付屬刻春間不幸下世卒以成其志也且以叙言見委余讀之盡卷絕去輕儇浮縟之習格既高矣詞則理明氣直情殷懇而意歸於和厚進汲汲於靡盬無非欲尊國體播王化退而此帖興嗟徹於夢寐原本乎忠孝人倫此誠風雅之流裔豈徒為海乘之藉徵而已宜乎傳信所載先生自琉球

歸近四十年其國於先生改訂之禮儀不敢愆忘先生所許可之詩僧宗實年幾七十尚誦先生之篇章不去口其朝端之金紫大夫阮君維新猶溯源於先生奏許留駐讀書故送別

朝使之詩惓惓自白其為中朝之太學生也其殆韓子所云行得其宜言適乎要有不盡存乎文學者耶被江與余交最久雖細事必有終始好古嗜學東南之名流多與游其於先世之澤勤篤如此則念修可知皆余所嘉尚者蓋先生之詒謀遠矣



榕村語錄後序

先生文孫清植鈔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  
來且纂記之功推用錫為多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簡  
端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為寵榮然當記錄時非意所  
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類隱隱欲見己意抑或用功  
有所得力不覺流露子朱子謂伊川語上蔡記者便似  
謝定夫記者便似游伊川無恙時尹和靖以朱光庭記  
語進伊川謂之曰苟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某  
在何用讀此書憶用錫年踰三十於道理一無知識苦

甚面墻歲甲戌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檢討勳介子從先  
生遊先生以氣靜見器許備門牆灑掃之役嗣是而督  
學畿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泊入閣留課孫植  
句讀先生居官精敏於職事鉅細不遺凡所興除率因  
時隨事順其機緒張施不外形而多所裨補至談道講  
藝殆無虛日英賢環座各有質請先生於經書儒先要  
義讀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  
領受之下無一不冰解的破洞徹心脾如瞽目之刮障  
膜餓夫之飫芻豢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恐少遺忘



差舛如失異寶當是時已原無所見况雖欲參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入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繙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檢去冗複覓鈔胥謄清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每讀先生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歎其精要尋玩此編雖用錫所錄不及師友條記之妙但義理所歸似由于朱子以上泝周程於其微詞與旨實深有發明私念歸去擇子弟有志力者以此開其聰明正其趣向又懼學識舛淺或謬於先生之大指因以誤人為先生病則莫贖之罪也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間一二日

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子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知章疑尹氏注一條幸為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為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為可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歎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內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而用錫惓惓不忘者匪僅以不至如伊川之訶光庭為幸亦緣此忖知大指庶幾不謬於先生論讀是書者因之不疑愚陋而生眩瞶或並累及他友之所聞故為書其



後

胡邑令七十壽序

古者封建諸侯世其土地人民所以達君臣之義於天下者非止天子賴其藩翰以為故國之助而已蓋久於其地則與民相習相安無朝夕更變之擾故教化行而風俗一及罷為郡縣以易其所處為黜陟去來無定惟漢之守令有加秩增祿而不遷其官得以久涖其任差為近古吾宿當東南孔道舟車之驛如織新舊丁田額銀夏秋麥米之征又有帶征鳳陽淮倉折色諸款以紛

雜不可究詰加以河工防汛搶險盜攘歐殺之案牘俱有考成一有乖失輒呈吏議以去是以自前明至

本朝三百餘年吾邑令君罕有五年在職者今公自康熙

天子受事至今凡二十有三年矣實從來所未曾有政成民理適當公七袞攬揆之辰公之僚屬與邑之紳士耆民樂相釀金製錦屏徵余文頌公之德美為祝余惟幽民之愛豳公躋堂稱觥曰萬壽無疆君燕其臣推本於能為民之父母而曰眉壽曰黃耆曰保艾爾後豈其不衷於義而聖人錄之則有及民之德者稱而願之以



抒其忠愛之忱禮也余嘗讀中說文中子見牧守屢易  
曰三代之興也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也牧守有子  
孫焉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吾不知  
其道子朱子之論封建曰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  
以相通而其規條度數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  
今之朝成而暮敗也今觀公之治吾邑雖不得比於世  
守之業特以二十餘年習而安之不待鈎棘籍記而於  
邑之族姓姻亞士大夫之性情好尚居產之腴薄風土  
之順逆問於閨幃喚煦嚙嗜微暖瑣屑之故無不周知

因於判決時不必嚴毅晰白而陰有以中其曲折其效  
之成至於天行不妨時遇扞網之民亂羣之士亦遂至  
殄絕即一時一事亦或不愜於人心嘖嘖煩言迨每遇  
公催課下考鑄級當調時則羣聚而號呼匍匐涕泣籲  
大吏留公倘不允則冒斧鑕固求屢上章必得請而後  
已至部選新令已至邑復掣回民之愛戴如此在地方  
逋逃日以歸汙萊日以闢城市之屋多以瓦易茅衣冠  
之家少肘見而踵決田價之昂倍於二十年前之五六  
鄉甲科斷絕至七八十年近登賢書者二雖以余之固



陋而獲捷於南宮忝廁

禁近此豈無故而然哉於此見王道之流風遺韻合於萬  
一者亦具有成効而王氏子朱子之言見之於公者非  
其明徵大驗歟大抵公之治不矜察察之明不務赫赫  
之譽不立皎皎之節以慈惠為本以寬柔容忍為用不  
動大役不興大獄訟牒至兩姓多委里正鄉保同姓多  
委族望平易以覆薄懲不良者不輕引廬律令剔抉根  
株刻覈而窮治之善政多端其最大而實利於民者二  
一曰預買漕粟為急困者墊兌而緩其償使商賈不得

居奇以踴價一曰督鄉夫以浚漳河故道之堙塞捐借  
口糧數百石隄車路口泛溢之地皆工巨數十里民田  
賴以獲者無算一曰清丈田地不加額賦而租稅均民  
忘瘠田賦重之苦尤利之在久遠者凡此必將詳載之  
邑中余不具論論其久涖職任之合於古封建雖不可  
復天將永公之年由是而耄而耄而期頤尸而祝之於  
社以為將復兩漢久任守令之符契云爾

高夫人陸君七十壽序

誕日用禮幣為壽始南宋製錦屏以文辭諷頌至前明



而盛近日輿臺臧獲有中人之產者率效之成風士大夫苟且相徇操筆不問所由來識者以為笑余是以慎之擇其見聞確實有關風教者不辭而序之雖非古猶於義無害余友高子尚友明年七十而其配陸夫人先一年十月六日為七十設悅之辰兒象賢其壻也將鄉中姻戚之命來乞文陸氏為邑鉅族尚友為吾鄉高高士子其太夫人即夫人之姑高士游五嶽去年未四十尚友纔十齡太夫人伶仃撫一子為擇婦以無有踰其兄之子者遂聘夫人焉高士本寒畯不事生產太夫人

絲蓄粒聚以至有田宅大小事皆決之夫人雖于歸如處女然無可以自見尚友食餼於庠有聲且名貢成均田宅日以廣其伯翁不危先生年日以高門戶之事日以多縞紵燕會日以盛郡佐邑令下至丞簿待以諮議夫人所職者惟縫紉滌灑是飭太夫人七十餘即世夫人已年五十餘子且攝衣冠游黌序代尚友治辦家事子婦亦能代夫人理厨饌夫人襄大事惟謀其大者家人祇稟成命而已今又十餘年二子所出男孫十餘人長者已婚娶五女所出甥孫女至數十不可辨識尚友



屏處北山丙舍或入城偕夫人率其子孫女婦候問其伯翁又或花時與夫人挈家遊南村三世一庭綵服雜還鄉人嘆羨之以為僅事余觀人世福澤類多鍾祥於閨門之內而婦人以不見才為德以安常為福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又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禮曰必敬必戒詩曰窈窕曰温惠曰淑慎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而班氏女誡曰卑弱曰敬慎曰專心未有以出人之行赫赫之名為辭者今觀夫人冲靜純一經德履善若無可稱述然姑存無忤容沒

則成禮尚友年七十敬愛之如初不畜媵妾至間或遠役而家無廢事不聞其教子而子之祇服也如其父余新婦是夫人最少女憐愛之尤篤逮至余家於舅姑曲能承順備極勤慎則夫人之不可及有可想見者

國家方隆盛時不獨朝列醇龐壽考雖草野亦多齒行俱

高之人今尚友之伯翁年九十七其從兄龍馭亦年八十尚友與夫人又同躋七十聰明強健行且未艾大年萃於一門而尚友與夫人更子孫衆多田園清娛豈非太平之瑞且尚友去年危病而起輕健如常時猶記尚



友與夫人少皆有咯血疾余與尚友同學時日見其公製藥餌以療夫人自謂恐不能以偕老而今七十矣是皆可書以為慶者余故書之寄歸以侑觴

陳母金太夫人壽序

海寧陳氏登朝著躋膺仕以勲名有聞者至不可勝紀康熙庚子春郡別駕軒成先生以名孝廉受今職署於吾邑之南城西偏甫下車邑人士稱其公事之暇謝游燕掩關讀書史課子弟為文膳羞被服從儉約偶有聽斷不行請託據理法割然開解合於人之公是非無絲

毫不愜者嘉平朔為其尊慈金太夫人設悅之辰邑僚屬謀所以稱觴為祝而屬余為文以侑之余嘗疑四牡之詩勞於王事感懷羈離三十四章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何獨卒章止云將母來諭雖傳者以為省文或父之道期其子生而志乎四方教忠為義姑瞻念子固不能忘而所以紓其憂思者尚可以理遣母則既望其子之祿位功名一時赫翕而又欲其不離於側其顧復纏綿不能自解有較甚於父者故上之人探其情而申重言之歟別駕抱華蘊秀少濡遲於場屋掇巍科踞清要若



摘領底之髭乃念太夫人春秋高汲汲就一職以印綬  
娛其親可謂善養其志者古之天下幅員不廣卿大夫  
軍賓之役不出於今之內地其時楊柳雨雪蠨蛸果羸  
所以慰而卹之者無不至後世方域廣袤際日月之所  
出入戴極之下赤道之表雕題鑿齒渡竿懸繩之區游  
宦者籤得其處雖有烏養之私窮於險遠無所控愬今  
太夫人就板輿之迎其地雖塵埃湫陋然去其家不過  
旬日之程江鄉之滋味姻亞賓友皆一帆可至與昔之  
乞鄉郡以便養者何異可不謂仕宦之榮幸而難得者

歟且諸君子稱太夫人以望族歸名門事家翁必誠必  
敬篝燈佐讀相夫子以成其業九熊畫荻教其子至於  
今疏食浣衣泊如也余雖無以徵其言然以別駕文行  
卓卓如此川流之紋圓者內有珠吾知其必有自矣然  
則諸君子之所以壽太夫人者豈徒以遂其慈惠之愛  
為難得與受孝養之隆而已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七十之年古以為稀有比年以來以壽辰徵余為詩文  
者七十八十以至九十者不絕余於無因者雖槩以不



三美堂集 卷十二  
能文辭未嘗不歎雲章壽考為重熙累洽慶而信錫極保極之驗其不可誣也如是余豈獨以庇別駕仁宇之下分宜致其頌祝念自通籍十餘年與海寧陳氏同朝者不論同館者五人同年一同門一今大司空又余之館師也今於太夫人之當大年不啻鄉鄰媿戚之好其可以辭乎歸有光熙甫之論曰生辰為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孝之道今其言猶信

圭美堂集卷十三

傳

王獻我傳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霸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曆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曆庚子鄉試為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

本朝兵圍文安城勢甚劇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孥出公獨毅然曰同為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倡逃可乎



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凜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層城次礪燕三添丁層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婺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說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縋城去公既知怒甚遽為書絕之縋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苟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徹後廳材為三十餘櫬以斂葬焉茹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余識公

族孫坦道其事未有紀述恐其久而湮也因為之傳坦質慤非妄語者坦以康熙乙卯舉於鄉由中書典籍秩滿謁選得同知雲南永北府事

贊曰戊寅去甲申國亡尚七年公非守土官仕不登朝列分可不死縱其身曾膺一命子若孫獨不可脫其一二以存宗祀彼以其家再世祿食義不得偷生死守所見甘為傾巢破卵而不顧雖賢智之過要其篤於人倫激厲廉恥所以伸正氣而翼世教者關係非小也聞公好讀書端居如神明買書歸雖數百里必令人端拱奉



持不得傾側戒治田灌園者不以糞污吾穀蔬歉收不  
悔也其固僻嚴潔出於天性非故矯激以收聲宿名者  
公之高祖原為孝子以父早逃苛徃不歸七歲便欲徃  
尋母苦禁之勉至娶婦數日後即出門誓死不得父不  
還艱辛瀕死傭丐十餘年卒感神祇得異夢與父俱歸  
然則公之風義固有所自來矣明季高陽孫相國定興  
鹿太常皆以家居赴縣守城死明亡清苑張光祿殉難  
舉家投一井中死或倉卒就義不傳於世如公者尚有  
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流風所漸遠矣哉

孫翁傳

外王父孫公廷玉字無瑕孝友好善勇於為義不避阨  
窞十九歲始就塾二十九為諸生四十二歲捐貲入太  
學又八年為餉部中軍官踰年即歸康熙丁未卒年七  
十七別名惟赤乃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假編氓臚本邑  
弊政害民者赴京叩閣狀名也其弊政凡九條一民養  
驛馬受害酷毒請歸官養一漕兵沿路淫暴請召募於  
本城設營守防即以護運一河工濬築夫役料物俱有  
額設工食價值今工食半給而工完復追還物料民買



價值或少或無猶責令裝運交廠廠役勒詐至朽爛仍  
追比原買人請專歸河道官自行募買不累州縣嚴禁  
工食價值不足之弊一差船包攬客貨多擾水驛且驅  
馬趕絳至沛縣千餘里馬多倒斃請永行嚴禁一請復  
舊例民田行糧以四百八十弓為一畝大糧一頃許自  
開荒地為副不得過三頃一請禁漕米私立大斛淋尖  
吏胥又盜賣正數復借貸加派累民一漕船頭舵水手  
百千為羣恣行劫掠請嚴飭運官籍記花名年貌鄉貫  
日夜察點不許無故登岸一姦獍捏造人贓罪件繫鑿

鑿陰賄上官用事者發其事云訪而得之謂之窩訪甚  
冤抑及捕胥借盜害人均請嚴禁一各省解京銀應付  
火急每那正項以致拖欠請今各省錢糧自備腳價解  
京庶清拖欠之源又宿邑既為淮安府屬又受邳州兼  
轄請免州轄以減吏役挾勢橫暴之患具疏由登聞以  
上下部議部臣科罪以聞奉旨孫惟赤所奏未必無當  
時事且又未嘗指名害人何得遽議發遣訖無恙公幼  
嬉戲村童有詈其父母者輒號哭不已十齡聞趙叟言  
殺牛有報遂蔬茹終身家事農業將弱冠見巾履書生



自恥蓬垢在泥塗乃猛烈向學晝夜鑽礪年餘了四書  
本經三年便能應童子試無師則就玉虛觀真武像背  
所誦文梗塞則自長跪反復必熟而後退子及孫曾皆  
有庠生遂為士族公啟之也妣吉氏生二子枝芳博士  
弟子員枝喬武生福聚張氏婢出張旋歿妣鞠育之殆  
愛過所生痘癰久躬親奉持忘其臭穢淋漓雖愈猶跛  
一脚先贈君每歲迎妣至吾家去妣所居三十里踰日  
輒念其聚兒飲食誰為理淚承睫下便歸不可挽余兒  
時猶志之公次孫振先呐呐謹厚君子今年八十三矣

其子亦諸生欲余述祖德以示子孫之不馴者余不可  
以辭故為之立傳並以外王妣之慈淑附焉

論曰當前明之季官驕勢重狐鼠憑之為利所以箝桎  
人者甚厲九天之顛倘先事語洩自立杖下斃即萬一  
下撫按勘實亦糜爛無餘公之行亦自分不復生還者  
廟堂之上竟貫其罪已頌聖明但云未必無當時事而  
止不根尋其所以而施行之我

朝受命幾八十年回視公所陳之害已十去七八似一一  
措其言於事豈非興亡之明徵歟夫惠民奉天以配上



帝自莫之為而為第事釐剔者必周咨黎獻博采成議則公之闡牘或亦未為無助雖謂公之功在邑之社稷焉可也公欲出桑梓於湯火非苟健訟忘其身以及其親公所以開大門族者不過篤志詩書後之人夙興夜寐陟降在茲世世崇其先猷稱為繩武而可哉

吳學士傳

學士諱本植字篤生直隸真定安平人曾祖諱尚法鄉飲大賓祖諱從晦登崇禎庚午賢書任曹州崇祀名宦鄉賢父諱恂以公貴贈如其官母王氏封太宜人崇禎

戊寅陷深州贈公被難公四齡太宜人攜避得免公稍長隨曹州公於任曹州公歸公日課農夜讀書內舍中太宜人痛深州事每垂涕教之公刻厲勤學誓有成立戊子入邑庠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時年二十五己亥春再行會試公遂以庶常充同考官蓋

特簡所拔士如歐陽鼎房廷禎崔華輩率稱得人庚子春

曹州公艱如禮遺產盡讓諸叔父服闋補官迎養太宜人於京邸癸卯授內秘書院檢討己酉晉國子監司



業未幾攝祭酒善教誘絕贄魄有求教習暮夜投金者立揮之要人貽札相屬榜發後始開書是年冬丁王太宜人艱壬子補原官尋晉翰林院侍講癸丑侍讀甲寅為侍講學士乙卯

御試高等丙辰侍讀學士即於是年

予告歸公兩朝侍從奉

太宗

世祖實錄扈

駕隨獵

賜宴賦詩

賚予金幣

恩命甚渥家居凡二十有七年與當事概不通問雖門生有

齟使於鄰封持節於本郡者不一言及私于清端公撫直時高其品歲時候問訖不報故人輶車過者請見率逃避有大僚奉使以公事訪曰此非野人事也堅以病謝攝司成日有羊君琦者老而戇為博士滿祭酒欲甄別決去之公力持不可後分巡井陘經安平請謁卒不



許予惟出處不同道公仕已顯又未嘗不得於君而遽歸貧困自守遂與世絕若不類然者蓋居其位則行其道翰林職文史成均司考課未與國之大政講讀學士以上則游歷鄉貳自公

予告後二十年操魁柄參機密者表裏相結馴且構煽旁午交軋互勝白黑間雜機穽無方而詭其利者繼之草偃波靡莫知所措幸

明聖當陽張弛以時卒致清平公見機預而退身勇又守之甚固不可撓奪有大過人者及可以出矣而天不憖遺

君子為世道悲要其進退以正用意深遠後之論世者宜有考焉公家居屋不能蔽風雨食糲衣敝戚友間咎其過執公一笑而已客有以詩規其宜少脂韋以自潤者公知之有好向山頭收景勝羞從蔗尾覓漿存之句其課子孫為文先令通五經大義曰文章根柢在是苟得速化非所望也又曰聲色貨利之根俱於靜中搜得出晚嗜曹月川胡敬齋書曰人率厭其平常不知平常中皆過來人語子弟有譏陽明者公曰渠亦煞是用工夫體認出良知二字今所謂良知皆隨口說出箇生之



謂性耳有請其著述者曰讀書期於身心受用標榜非  
吾志也自戊辰春悉斂生平詩賦酬應文字焚之曰此  
不足存吾也或見子弟為詩賦曰此非爾輩學問歸宿  
處速燬之公之自立詎偶然哉公先娶門氏繼娶馮氏  
皆封宜人公卒年六十有九子三人玠辛酉舉人璠癸  
酉舉人辛巳十月先公卒珊廩貢余未獲拜見公獨得  
交公長君玠玠清苦質木不點塵埃徒步千里奉狀屬  
傳公三辭不得乃據狀為傳而附以臆論謂有以窺公  
行藏之意於萬一者其世系姍黨及公生卒年月已載

志狀中不具錄

竹靄先生小傳

竹靄先生幼以大臣子充侍衛幾二十年擢領內務府  
秩均外部尚書數年補工部尚書仍兼內務府丁酉罷  
官令提督熱河

行宮事性廉介知忠孝大綱生勲戚家無一日離纓紱而  
雅好山水譚巖居川觀之樂輒津津流涎先是就外傳  
啼咽不能下樓其太司空太夫人摩其頂曰兒畏讀書  
耶曰非也不忍離父母耳聰敏過人長而精藝事學詩



及書法能琴畫入妙品家素饒先生不問家人生產又  
扈從勞費遂貧落有一室久封滕偶過之間貯何物無  
省者啟視乃繭紬充棟理之應手朽裂將灰矣內務府  
司

皇莊所入及各宮中支用出納又擇匠役於世家大族曹  
司衆多黜陟在手一無所私至為大司空諸織造河工  
銷算皆關察奏至餽歲例進鉅萬率卻之蒼頭倪客有  
以無害敦勸者先生曰重遺何為以為分其所得於官  
者是吾與共贓私也以為吾受計時不刻覈而酬之是

吾屈法市恩為受謝地也求其說不得輒愧恥發於中  
面赤背芒負入其室爐香茗椀琴書筆硯楚楚如書生  
尤任自然去雕飾有怪其庭中石罅屋角菊花荒冗者  
先生曰余意隱逸之花須朴野治之使肥艷與富貴爭  
麗此園丁所為陶靖節恐不如是人以為名言先生言  
與流俗人語終日不解渠所云渠亦不解余所云因大  
笑又嘗自言奉使保定或出口赴

行宮不喜循官道好傍山行入荆榛遇巔巖危逕下馬攀  
藤而上備歷崎嶇勇氣倍生聞溪澗淙淙奇石磅礴籬



落間雞鳴犬吠則心開目怡銜

命至江南有名山不近驛置歸時令大隊如常行獨襆被攜

一二奚童騎已馬紆道遊夜宿古廟中酌山泉餐糲脯  
領畧其勝仍兼程與副貳會欣然自得也先生女適

尊所壻以法入禁辭余一日坐先生軒嗣君為女請曰不  
謂得

命同入永離膝下特展訣別又言哀哭不勝先生慷慨謂嗣  
君曰與汝妹言夫婿主也一醮終身婦人之禮新

命如此甚善義命自安悲感無益人生情不能遣須裁以義

如父子平日相依為命設汝輩有專城之守遇變棄之  
逃歸吾惟有手刃而已聞者竦然先生嘗自嘆吾於琴  
與畫實心知其意恨不得屏居閒暇專精以詣其所欲  
至著有琴說於畫山水獨心折婁東王少司農麓臺謂  
虞山王翬工力亦深婁東於繪事少所許可為先生首  
屈指焉想其契合有不在楮墨間者先生常笑語余曰  
琴以寫己意非以悅人耳不知者輒以見命竟慙不能  
下指不特不成聲而已惟畫亦然吾非以此噉名射利  
者間以贈知交取同好也分既疏復不解畫理亦宛轉



來請殊無謂余見有求之數年卒不得幸不以余為虛  
薄累幅相貽曰吾有畫輒喜致之君今得兩牛腰觀此  
先生之得諸心可知矣詩雖不深詣至關朋好真情流  
露於佳山水倍有精色而調亦諧蓋天合也先生舊第  
植竹百餘竿取野竹分青靄之句額其軒曰竹靄余因  
以號先生不稱官以先生有超於官者先生名赫奕字  
澹士滿洲正黃旗人

論曰太司空督漕駐吾郡時余應童子試見先生方十  
齡隨太司空出坐川滇小馬鞍上設闌架甲戌余至京

師主

國宗容菴公家容菴乃先生嫻友至好余始得握手焉計  
相識至深交二十餘年或數年一見及同朝近十年亦  
歲不能再面豈非以游異處官異局乎夫厭糟糠者願  
膏粱日讌會者困酒食積歲惰勞而思閒曠豈必糞土  
榮利情或類然獨先生之結好山泉似不能自解夫子  
以配仁智文公精舍於武夷其宅心在塵埃之外故先  
生之風軌有足述者容菴為余道先生從光罷相為內  
大臣領侍衛先生隸其下不能諂事雅所不喜久受斥



辱及從兄敗反以此上受

恩知其總理內務府也既不撓於勢權亦不詭為暴訐六宮

諸邸下及宦寺皆稱其無偏陂數使口外處斷平允

上率可其奏為大司空在九卿班富有昌言先生既恥自誇

述所長容菴公語之亦不能詳覈故無由件繫先生之

政蹟議論然先生之門族勲伐自當賅載

國史余別為小傳特次見聞之所及者

蔡梁村先生小傳

余年五十三始成進士同梁村先生己丑榜時先生二

十八歲闈文氣盛詞昌又一本之於理謁座主李文貞

公後先生就客舍去文貞第止數武往來不時時余在

文貞家塾中為童子師文貞向余曰蔡子蓋嚶嚶慕古

者先生來或不值文貞則坐余塾間縱談其志行大致

以讀書毋視為空言為文必歸於有用奉濂洛關閩書

為正鵠以遵行家禮造就人材為務余聳然異其姿器

謂絕不近於世俗規榮利之所為其成就將有不可限

量者或問故余曰鄒國不云乎其為人也好善夫善者

天之生理好此則事皆有根物莫能外非然則已私之



外一皆膜視雖一材一藝之長其措而施者幾何出文  
貞門惟江陰楊先生與余時勤問業故知梁村先生亦  
余二人為深先生庚寅歸丁外艱癸巳冬再來已滯於  
例不欲以官牒投吏部乙未又歸戊戌余亦罷職家居  
文貞是年亦箕尾去矣後四年無復聞問雍正元年先  
生蒙

召命過余家余以游黃山未歸留所刻鼇峯講義學約及祠  
堂規條蓋示以累年居鄉之大畧後一二年先生以長  
札見寄余暇時計馬齒長自先朝露凝託諸墓或涼暄

異候不敢以疑先生忽得函問不覺跌足失聲後先生  
門人雷君貫一南歸訪余樽酒間述先生

內廷所以講切者非學究訓故之常至

皇上御大寶首

召揚名時繼亦

召用錫余以乾隆元年正月至都歎所聞見直續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脉非漢祖唐宗之為區區者而惜先生之  
不及見也先生儉約自飭雖卿貳若寒素分俸贍族不  
爾胸臆如梗教人必懇篤為實學及門佩其訓若沁於



肺腑者然壬子年先生病時

世廟褒嘉其學問與為人之直遣醫調治越年卒

思卹甚渥

今上凡兩以詩問疾

御製二希堂文集序直溯源堯舜以來至於濂洛關閩摘抉  
克復胞與以推本於天命之本然擴充於用功之極致  
聖謨洋洋此豈三代而下所得聞歟高安朱相國云先生在  
講筵剖晰推闡據經引史湛酣曉暢雖官舍暫御不通  
文字者亦累足靜聽不能去殿庭闐若無人可以想見

其積誠蘊義故聲情激發感人之易庶幾功在萬化之  
源可不敝天壤者彭殤不為久暫矣豈復可以限量乎  
哉先生名世遠字聞之梁村其別號所居漳浦梁山之  
麓也官至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勤卒年五十  
有二識者歎息未究其用云

楊凝齋先生傳

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  
九月朔日薨於位遺疏上

上憫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盡之矣



夫學問之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

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恭逢

聖祖仁

皇帝修明諸經文貞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闕

所未備先生辛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為依歸不止以登第為座主也先生讀書之始已厲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憶余初從文貞公遊即聞公言曰賓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至詩文之華艷歷代史書之

淵博俱不在其意獨經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骨胎中來者畿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

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

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鵬翮趙申喬而學問過之

及涖任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紫凝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自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卧羣笑其自取苦也宵小中有善鑽營者自擬當繼文貞公為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為



恐已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羸貧餒者充考案  
鈞公清名而撫軍偏聽其言為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  
至州縣竭力餽遺得利不貲且數年後老人皆物故而  
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朝廷不得一用豈特巧宦更蠹  
國之尤者差竣發南河効力癸巳

聖祖六十萬壽自

暢春苑御輦還宮首臨江南叩祝處

問楊名時在此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  
召還

命入直

南書房甲午

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投牒補

官叩其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寧張公云君與他學差  
不同有財者効財力無財者効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  
查料閱工事只路費須自辦耳此非遂寧主張實

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含斂營葬畢事無憾

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便補官支俸乎閱旬日  
乃有直隸巡道之



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姦弊不可究詰先生局吏胥於  
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詢  
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案中  
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逆止之曰今不同余非讎視錢者  
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向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  
辭無從而知即詭言相誑案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  
由是貨賂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綱齋翰林曰  
過保定聞鄉語僮音呼先生為包公再世

皇上祖一日謂大臣曰揚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已亥陞貴州

布政使次年冬

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卹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皆  
合機宜民無所累

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為雲貴總督管  
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

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賠銀數萬擬罪卒蒙  
恩免居滇六七年為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

憂畏

皇上纘承大統即述



世宗憲皇帝意宣

旨還朝

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

南書房課

皇子講誦甫及暮遽一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時  
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  
聲可謂生也榮死也哀者矣先生晚著經書言學指要  
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惶  
遇謗毀無所慙沮接物不為苟異持己不為苟同話君

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共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  
色其施之人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隣於刻薄其聽言也  
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所至多有聲績而未聞矜  
詡蓋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也積學養德以  
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  
物格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  
兵民洶洶數萬齊集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  
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聽讀奏疏是夜雪  
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為疑而罷泊



恩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向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襁負以酒食錢者相屬於道余問曾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地者悉僑居省城用其地頭日人斂之民賦稅原無多贏取之交其官食用饋上並交際費以為常官民卒不相識民亦以為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愛惜百姓毋得侵漁滇民至是始知

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為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心也固宜先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

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途於以揚

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次其傳不憚亂縷以竣後之論世者考焉

逸事

雙烈逸事

雙烈者山東堂邑人楊棗核子妻妾也

國初直隸有葉小岡者應募自招兵平賊例以兵多寡為署銜小大葉時銜副將挈其孥領兵往湖廣楊隸焉先是葉曾遊吾邑日事飲博及是駐吾邑養馬城西蓋欲



矜銜於向日之狎客也楊悔而請歸葉不許楊遂以其黨遁葉遣追及之於沭陽之石榴樹楊曰吾思鄉非叛也且吾何負於將軍吾部曲留者尚多又資以軍械無算君等急去追者不聽楊乃攬弓據鞍發矢令曰先射馬應弦倒數騎呼曰吾為恩舊耳不去將及人追者懼遂罷歸楊曰為我語將軍吾行迫不能及妻妾倘宥我無他請殺之葉怒其語召其妻妾告之曰虜不義負若若輩何罪吾摩下勝虜者如林試擇嫁焉即以辱虜其妻其妾慷慨曰楊某誠不良嘗聞之女不事二夫先自

辱以辱人非計也賴將軍大德勅軍校賜一窻生瘞吾兩人感且不朽矣葉力慰解固為請幕友嗾葉曰佳事也盍成之遂坑於城西門外南塹火星廟後坑成其妻其妾盛服飾倩人布衾襦妻先下卧妾廼下互理衣裳之拳蹙者畢徐號曰可下土矣竟掩之時觀者傾城率隕涕焉吾邑高文學云聞之蔡翁可仕蔡乃目覩者又云他日語及陸武庠逸堂曰吾孩時隨祖母開後門望其地去吾後門僅數武果信又云曾邂逅一同舟人及此事曰揚棗核子吾里人也歸後無聊久復以為盜死



其妻妾之姓氏無所考人因揚頭銳足小而腹皤故號以似之文學名曜字星軺好識嘉言懿行多不妄此實竒節固有裨於風教者為書之又吾邑一貞烈夫病危無子女貞烈決死夫曰吾有弟然不能養母汝所知也汝復死將委此病母於何地是重吾罪也貞烈遂不死姑篤疾十餘年在床蓐貞烈跪床前門扇上進飲食門扇上雙穴宛然其著膝處也姑死貞烈盡心力成喪營葬既竣事謂其叔曰汝兄歿吾應從因託以養母濡遲至今大事就矣尚留人世胡為耶其叔以為悲怨語耳

其夜貞烈潛起潔衣裳紉綴其縫際赴家後池水中死吾童時王君孫述刪菴言之益其親串也酒間與聞者皆聲咽涕泗不能止王既下世久訪貞烈與其夫家姓氏卒不可得聊具梗槩附書雙烈逸事後以待知之而能文者詳載焉



圭美堂集卷十四  
御賜周易折中恭記

御賜周易折中恭記

易為卜筮作亦以卜筮存理於是極用於是神順時位以權中益人不可須臾離者

天子學貫道器用之以脩身理人事神妙有心得矣纂為此書以覺來世知大學士李光地深於易

詔領焉說經者於易最多傳義出燭火而已以今書觀之傳義之漏畧未明者具在私以為韋編以來實至是而大

此本不... 御賜周易折中恭記... 易為卜筮作亦以卜筮存理於是極用於是神順時位以權中益人不可須臾離者



明也孟子溯道統斷以五百年孟子後建武貞觀兩丁之再值宋之末造而朱子適出其時朱子歿五百餘年至於今其在斯書歟其在斯書歟刻成

頒賜自大學士下至六部主事謹於衙門以例領得康熙丁酉正月十三日也此書忝膺校勘之

命榮幸有加因拜手稽首而書其端翰林院編修臣徐用錫

恭記

御纂朱子全書八十三卷記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正月安溪先生入為內閣大學

士遂被朱子全書之

命先是左都御史吳公涵司其事總裁則大學士熊公賜履也吳以篤疾歸熊亦以引年去其次第門目二公悉仍舊書之繁舛而未暇正既奏定熊公又不許微有異同後畧為移置皆出

上裁就其中聊附綴近理而刪併實少其采取頗寬者欲合全書之義閱八年癸巳始繕鈔進呈畢共八十三卷命工開雕安溪先生奏薦翰林院編修張起麟舉人成文克校勘官而用錫亦忝與焉次年竣事



復命加節汰為六十六卷大抵禮存舊稿十之六內外任  
奏牘宋朝事實人物則啟辟殆盡八十三卷版未毀時  
亟刷存數部益一取其精一取其備皆不可少六十六  
卷書成乙未正月自大學士至主事俱蒙

頒賜而有此帙者余家而外唯安溪先生及編修儲在文中  
子繆沅澧南成文綱齋檢討馬益惠我而已康熙己亥  
六月曝書徐用錫記

嘗聞之吾師宋史蕪蔓欲重修之亦須以程朱文字議  
論為標的蓋義理明白處心公平而考核實也此書經

吾師采輯應更精審後操史筆者將有取焉可不寶諸  
用錫又記

登杜鵑樓小記

康熙乙丑余讀書京江鶴林寺之蘇公竹院五月十二  
日午飯後同金壇于子天根丹陽江一水僧溪月遊寺  
之禪堂約登杜鵑樓禪堂後有墨刻佛像二石宋高宗  
書偈其上入內山門方丈前東轉客寮三楹庭有墨刻  
米海嶽城市山林四字石嵌壁間仍餘破石一角數字  
亦米書住筆處如帚廊懸陳眉公所題小扁內額云逢



僧處蓋取因過竹院逢僧話也中懸密雲和尚真頭角  
方聳髮直上牧雲和尚贊云白髮堆堆覆頂門伽黎搭  
著坐當軒一枚拂子生平用更沒家私付子孫寮後即  
樓也蓋杜鵑由殷七七開頃刻花花傳其事鶴林故基  
在磨笄山麓杜鵑臺在馬寺因焚移今處臺遂圯明季  
郡守程公岫九屏建此樓亦補亡意也憑欄望南山竹  
林隱隱可見溪師云冬天看雪尤佳也

看山樓記

維揚馬君懈谷及難弟涉江英年嗜學好古與其友汪  
子被江搜揚幽遐重雕宋槧將湮廢之書修治別業貯  
經史子集及法書名畫藝林所稱為小玲瓏山館也今  
年夏被江舟行五百里訪余談次述馬君於山館左右  
掘井泉蒔花竹翼以軒楹前起小樓扁之曰看山蓋取  
唐姚秘監題田將軍宅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  
山樓句欲得一言以為記余迂陋無似獨愛看山與居  
閒趣寂為宜馬君處烟花迷離之場可娛目者何限而  
喜看山乎詢其所看之山被江笑曰過江山色亦雲烟  
杳靄間取其意而已余曰有是哉看山一也得其形不



若得其意得其形以山為主而看者遇焉則有局乎山者得其意以看者為主而山會焉則有進乎山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得其形者似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得其意者似之憶余平生途次所看之山自齊魯至燕出居庸北抵晉由趙魏歷襄荊鄖西界蜀過嶺南逼粵西黔中矣若往遊可指數者如京師之西山房山保陽之葛公山黃州之赤壁樊山襄之峴萬鹿門龍山習家池山永州磨厓刊中興頌之浯溪山柳州作記之鈇鋤潭西山秀奧若新安之黃山壯偉磅

礴若武當五嶽陟巔者二曰泰曰衡徐泗吳越近地不與焉歸八年矣終歲兀然一編盤旋一畝之宮宅旁隙地兒子種竹木十五年鬱然成林擬構小草閣西北六十里外望邳之鉅山卒以貧不就雖遠山一簇不能為我有也於馬君之所起能無概於中乎雖然余平生所看者多矣曾無一能為我有何必鉅山若高下遠近淺深清曠夸坦秀奧瑰詭之狀其賞心盡在閉目時則此平生所看者俱為我有而鉅山烏足道哉人心之無定也局乎中而蔽於前一拳可以障泰華中有所得而觀



其會通方寸可以運五嶽我與馬君得其觀之者則進乎山矣得其所以觀之者又進乎觀矣於已取之而已聖人象兼山而名卦陽上陰下止其所當止而極乎靜體立而用行良其背所云者廓然而大公也行其庭所云者物來而順應也馬君不獨笑余昔之局於形也而且有所會乎意之表怡神定性以與道俱則其所看者遠矣詩曰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

淮徐道署移駐宿遷記

代

分臬憲之職以巡淮徐徐州為要地溯其初本為兵備

設故建署而駐劄於此若河防則郡佐領之前明久太平萑苻息警而黃河日東南徙又漕輓出清口藉之以行桃源宿遷二百里盛夏濤瀨壯猛往往為害康熙二十年間河督靳文襄公請導荆山口微山路馬諸湖清水避黃河之險開中河以利運而徐邳以下清江浦以上水淺澀則官艘不行漲決則民田失業南通於江東注諸海河湖兩岸日多險工急汎其勢然也國計民生之要樞所關甚鉅以故視此篆者幾全任河防重寄既不能舍近就遠四五十年竟寓公於清江而徐署乃廢



今

聖天子宵衣旰食無內外大小百廢具舉宮保大學士稽公適攝河督事欽承一德創因互施既整振條綱而又補罅搜微靡有遺漏至道署宜移駐於宿亦疏陳得請蓋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一切登降考卜審方揆日逾年始定而鳩工庀材以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經始距十二月十五日落成依原估支帑銀三千九百九十三兩零建上下房六十五間外添造餘房二十一間墻垣一百零十丈則某捐俸為之稱完備矣地勢塏爽負山

帶河重檐疊拱朴以取堅華不為侈計職事之所宜及者前後左右道里無偏畸之累往來便趨赴之勤某於今年六月初十日始入而蒞事念

國家選建賢能亮工熙績後之君子如詩所云攸芋攸躋攸寧者何有窮極而以某之謏陋幸際

昌辰首臨傑構敢不敬勒

盛典詳志工程之起訖年月之久近並屋宇費財之數若興作屬員與謀議董率工役之文武將吏碑文之書丹營建之相宅者皆得列其姓名爵里於後庶使來者有



所考以毋忘

聖君賢相臨照之遠綜理之周無非為國計民生因時制宜以永利賴居其位當思盡其職以懋厥勲焉

碑文

董公生祠德政碑文

今

皇帝至聖至仁與天並覆涵育庶類澤潤生民東西朔南無有遐邇靡不沾溉道化既洽求寧益勤念江南地大人眾財賦所出供輸絡繹政務劇煩非忠誠素著才德兼

懋者弗克以任總理之職二十六年四月

特簡董公總督兩江

錫晏

賜衣以寵其行

天語丁寧

賚予稠疊蓋倚賴大臣畀付要地其隆重有如此董公銜

恩受職矢志匪躬期在興利削弊振刷頽惰乃為條章刊諸

木以榜徇郡邑禁火耗止私派絕餽送緝衙蠹懲奸民理稽囚去酷刑息刁訟戒濫差革保歇平倉收究苛債



飭武弁清冒丁稽實餉惠商賈寬行市杜奢靡凡九十有八條雖前此上官亦嘗為之約束不必果行特文具而已公正已率物本之以誠行之以斷雷動風發搜隱抉疵千里之遠若在庭戶武夫悍卒橫胥墨吏聞之膽落心掉十八郡之人異口同聲莫不曰自明季迄今大臣涖江南未有如公其人者也而宿遷之民愛公尤深宿遠界郊洙壤地境墉產薄食艱又黃河橫亘其中漕路是經堤岸歲築此坍彼淤靡有定所今歲所耕來歲沈汙倏忽之間已同荒鹵實皆民田而非浮土議者以

為地有閒曠可以興屯將收其利以益儲需而奉行不善過為鴟張取民舊業民不得耕地失糧留且慮後患人心驚惶路嘆室吁雞犬騷然有如沸羹公適來宿宿民擁公馬泣訴公目擊民苦慘發於中不覺隕涕乃溫言以諭曰

天子仁聖愛民深切我當入奏民其無憂已而疏入

皇帝可其奏弛屯以予民民僉曰非公言之吾民安得有今日哉公實生我公何可忘是宜垂諸永久傳之無窮使世世子孫知公實有德於宿也乃謀於陵山之麓建公



生祠刻其事於碑以伸小民思公之情以昭

皇帝用得其人而活我百姓之恩甚大公諱訥字默菴山東

平原縣人丁未科進士

殿試第三人原任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文武事務兼

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為兵

部右侍郎

高貞女碑文

代

貞女高氏宿遷人歲貢生躋之女孫其父暉太學生貞  
女許字同邑文學臧高飛于歸有日矣而飛以康熙三

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暴卒初秘其事後語洩貞女容毀

悴其父母慰勸諄復又迎其外祖母陸媼伴之月餘貞

女乃言笑如常獨飲食不欲對人陸媼偶歸其夜貞女

遂自經死蓋四月十八日也死之後其家人檢枕衾始

見其卧簟下褶疊數巾皆血淚漬遍而篋下僻處所委

棄食物成堆貞女之祖父如其志為合葬焉邑之人以

其事聞於縣有以格於例不能丐旌典辭者事遂寢大

中丞宋公聞而題額獎之邑簿于君請於令謀於僚屬

出已貲礮石以表之而徵碑文於其邑之徐孝廉用錫



三美堂集 卷十四  
余偶過宿徐轉請之余因言其地之貞烈幾歲無虛而  
二十年間張貞女後又有高氏余惟女未共牢合卺而  
其壻亡於禮可以無死明歸有光熙甫論之甚辨雖然  
末世女子不知書史所知者貞而已夫至以死守其貞  
豈復知世有所謂禮哉嗚呼此禮之本也夫人之死義  
多在卒然驚悼之時經日而平經月而變意散而氣餒  
矣貞女一意決死久而不渝尤人所難宿遷陵山拱峙  
黃河繞其下壯濶不凡故自古多英奇魁傑之士而其  
餘氣猶鍾於閨闈之義烈如貞女者豈非其家之德義

所薰蒸而風土之美事乎簿君好義其意亦歸於扶世  
翼教皆有可取者故不辭而書其事簿君名展字孟成  
河南通許人

碑銘

蔡烈婦碑銘

吾邑蔡烈婦臧氏武生燭之女歸邑儒童琢琢里者毓  
鑣嗣子也歸三年而琢病烈婦割股療之康熙丙申二  
月初四日卒烈婦不食數日決死氣垂盡其舅姑泣曰  
他端勸釋固不聽爾忘爾有身乎倘男也汝夫不死矣



忍使家無炊火耶烈婦崛起曰家翁言是雖然亡者柩  
不得歸土若生女雅不欲家翁重一喪葬費也允之而  
後進食六月二十二日晚乳幸為男而殤防衛者罷憊  
偶疎烈婦遂著嫁時衣自經死蓋七月十一夜也其舅  
憐其志節請於令君建家祠立主以祀烈婦死後蔡氏  
臧氏及其姊家曹氏皆時夜見其至且言笑見必有光  
闇夜固如昧爽也既立石祠宇之下謁余紀其事系以  
銘銘曰二適攸誠一醮前聞寧謂世典天秉維鈞懿厥  
烈婦系魯臧孫荒遠末胄夷為士門桂棟金芝凡草乃

根從容魯鄒取義成仁義者正路死殉疑湮仁為生理  
殺身奚存心跡之判形頑性真心性滙徹深淵高旻壁  
碎其性瓦全其身不有貞淑孰覺我人藥鎗沸血雉經  
升魂維石可轉比金尤堅新宮有作過者涕漣吾山喋  
喋沐水沄沄原有翟兔潭有魴鰈溪毛野蔬雜薦蘭蓀  
鸞鶴祥風駟輜香雲英光靈感昭爍氤氲東陵聖母湘  
浦神君荒忽誕謾邈焉匪羣柏舟流詠黃鵠傳篇引斧  
臂斷投繯尸還或務其耳或露其筋其趨既一同軌殊  
輪義以辨類仁不瀆倫人道之綱震發乾坤孰謂忽諸



伯道兒穢流風所被螫螫後昆冶容之婦抱布之民夜  
行犯露有覩淫昏諸不孝順細及反唇肅肅環珮巍巍  
明神謂予迂女視此貞珉

陳烈婦周氏碑銘

烈婦周氏雍正七年正月歸陳國材九年三月二十日  
戌時年二十六殉夫死去其夫之死五十日死一也烈  
婦獨靜且安焉貞夫一而五性全初不亟久不沮嗚呼  
異哉夫既死計為夫將來立嗣盡二月待其夫之姪男  
至告以故付以嫁時衣飾曰以是累君其父隔江來白

其志訣別焉抑何仁也其父勸無死烈婦曰陳氏無舅  
姑子女將何依隨父歸人必曰陳某妻謀再醮去矣辱  
孰甚羞惡嚴故取義決議既定明日遂沐浴紉綴其衣  
裳極周緻顧語人曰殮時幸毋以寸絲易吾衰麻也其  
守禮凜然如此吞金至五錢不死羸憊久餌大黃若干  
冀暴下氣脫反下所吞金又不死粒米勺水不入口已  
十日自勒手弛不死凡前後二十日卒餓死以遂其志  
而立其信或謂盍存身以撫望立之後烈婦智者也智  
者不以未來失當機夫人情莫難於死古來學士大夫



三美堂集 卷十四  
勇壯男子轉身懸厓者何限烈婦匹婦耳惟見一死如  
奉大君之勅令不可易也如火之熱如冰之寒不容已  
也似陰有撓之者以標其誠崎嶇延迴而訖不失諸正  
鵠天之命人之性可以觀矣天經民彝不於此益信乎  
烈婦上元醫士鑑侯女國材江都縣民葬有誌矣余舊  
史氏也宜書其事銘諸墓上之碣用微顯而闡幽焉銘  
曰怒風拔木兮雨為血四海水立兮霹靂咽腐鐵石兮  
光日月路繩直兮天地濶閉目心帖兮萬古畢

三美堂集卷十五

墓志銘

尚友高君墓志銘

吾友廩貢生候選訓導高君尚友名晤雍正癸卯正月  
十一日卒得年七十有六吾邑西北阡高氏遷自濟寧  
傳世二十餘無顯者生人多強果尚氣間有英姿卓行  
可稱述者如高士特騁先生其尤也先生名踰駢甲申  
後棄諸生學辟穀術遂欲谷館巖栖一往不返以父母  
在遷延授徒於湖東陸氏月一寧覲不入內即去十餘



年不設牀蓐垂紙幃坐蒲團上盡夜以為常先清臞後  
充悅可數日不食食可兼數人丙申父母大故即著麻  
衣去授徒時忽一夕別隣僧曰吾占六壬尚當有一子  
須歸了此事次年戊子生一子即君也君食餼於庠甫  
弱冠一尋親於匡廬又求之華山以傳聞有鄉僧於此  
故亟往皆非也既念其母陸太君之倚閭亦過返及陸  
太君葬事畢復闖於神徃嵩少不可得便欲從太華入  
峩嶺歷滇黔不復限以歲月其子顯祖等挽族叔星輶  
偕行牽挽之以歸卒不果而君之年已六十矣因於女

墓旁築廬門廡楚楚立生位奉高士安溪相國題其堂  
曰紘垓壯志而顏其廬為望親系以詩表高士之行而  
憫君之意一時館閣中有文者率詠歌其事余彙次郵  
致君悉刻石嵌廬壁間廬去邑七十里歲時伏臘饗獻  
有嚴君必躬親雖祁寒暴暑非大風雨無不至者高士  
去時君方九齡賴伯父不危先生勤鬻以有立不危先  
生年九十九乃終君孝養之維謹晚罹大獄又竭勞費  
相營救不危先生亦畸士好義輕財而不苟於取以儒  
俠闡江淮間所行多有過人者君娶陸氏太君姪有賢



行今年八十視聽聰明生子三長念祖上殤次顯祖歲貢生娶陸氏次型祖娶卓氏前葬一年歿女五長適庠生王貞前死次適吳承燭次適陸承乾次適陳之憲皆監生兒象賢其第五壻也孫十二人顯祖生者八型祖生者四孫女七顯祖生四型祖生三曾孫二曾孫女二俱幼君以丙午二月壬子葬司吾山之新阡君所自卜由廬之原陸太君墓望之若懷抱然顯祖謂余知君者來乞銘銘曰維君醇質行亦茂闢治田屋實自好振族施及忘所報廉恕謹身誰與竈卓詭聳聲非至教維君

近儒樹家燾礮石擿丹納幽窆刻鵠相先永相告

項夫人墓志銘

夫人羅太君項耐菴先生之繼配吾友網之生母也耐菴先生凡四子長公綸元配王太君出育與高則網之同母弟也太君初以國氏在襄之宜城徙荆之枝江今世居歛之呈坎則五季時自豫章而來遷也自宋吏部尚書贈少師公以來代有祿仕越二十五傳而至禮部儒士文華公實生太君太君以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卒距其生順治十年三月初三日得年七十有三適



同耐菴先生迹其一生富壽康寧子孫多而賢日見五代福以德集人世之所難逢其

封典與子孫之名及爵秩已見耐菴先生志者不再出長公綸孫道煦先太君卒道駿葬前卒惟孫道暉道暉皆高出在前志外前志孫女八人今九人曾孫前志六今至二十五人道昕出者三曰敦曰敬曰敷道煦出者一曰文瑞道暉出者四曰文珮曰文珽曰文璣曰文璉道暉出者二曰文璵曰文珵曰文璠曰文璣曰文璉道暉出者二曰文濤曰寅

生道暉出者三曰文璠曰文璣曰文璉道暉出者一曰文珽道暉出者三曰文瑄曰文理曰文璠道暉出者二曰文珽曰文璠曾孫女十一人前志二元孫二曰朝棟曰朝柱皆文瑞出世俗乞志墓多取名位烜赫者辭浮謾以相張吾友力能致之而於耐菴先生之志石文則請之先處士著書則屬之顧學博藹今卜於雍正五年仲冬之吉奉其考妣合窆於新阡而又以太君之志文與書合以命余余之學業豈能比先顧而吾友之所尚則卓殊於俗遠矣是不可以固辭爰據行述銘之以著



其德曰羅肇荆楚柯散豫章數遷至歛族耀南邦懿厥  
太君維虺維祥婉態來歸維項德行於婦曰孝於妻曰  
從母止於慈既愛能公眷茲冢男實出前配同仁均養  
且繩以義外內多口與生莫異冢君終身不知出二前  
配天極宗絕嗣人搜支續本夫子是敦嗣人既立謀永  
後昆有家有室不已恩勤翦夷修治兩世荒墳如此宅  
心匪聖孰聞彼忒忌者私牯其身寧高女則吾屬興仁  
享堂欲構歲祲之憂飽傭趨事太君良籌肅賓承祭酒  
漿牢羞孔多且旨應卒能優助婚給構成梁掩骼賙卹

六親朝不間夕修舉廢墜尤重先澤教兒承家好行其  
德坤道取良均而不畱我觀監鹽逐時易起勃忽何常  
數多侈靡倬彼項門再世清美牙籤毒軸寶畜書史至  
於我友味之彌旨孝友敏慎式廓是似我過其家緡玩  
窮晷全豹一斑孤陋內恥兼明示公雕梨刷紙讐勘宋  
鏗訂訛傳是書樓敞靚素琴文几花藥紛敷白石齒齒  
兒不傍筵奴無昂視維揚濁俗曷克洗滌太君守寂樂  
居故山里媪絮語吹竹鳴絃綈衣蔬茹避喧十年豈無  
醲縛超自性天翼夫迪子悟有由然禮本于昏書欽試



三美堂集 卷一五  
鰥女崇士行祚廕其綿順承資生貞迺起元經義所垂  
天地昭焉信諸千億視此幽文

墓表

廉州府知府蔣君墓表

廉州太守蔣君諱杲字子遵篁亭其別號也君與李恭  
人已合葬其子元益方威請余志其墓而銘之業應所  
請復因君之學行欲廣其義以為之表則不徒以其子  
之請也竊嘗謂人皆天之所生而以與聞道術者為貴  
如君其一也

本朝安溪相國李文貞公學業所至應五百年名世之期  
所謂見而知之其善誘人多在於制義然當文貞標表  
正學知之者恒少余侍側廿有二年粗見天人端倪義  
門學士何焯操選事於吳下倡輕新靈之譚庠序風靡  
後至

輦下一見文貞所為猛厲嚮道遂有程墨行遠之編可千  
古不磨君從義門學毅然惟先民是程辛卯雋南榜文  
貞見其作謂余曰直躡錦泉之室何還雅之易也壬辰  
被放歸壽其母文貞作詩贈其行為其母壽士林榮之



癸巳成進士墨義酷似正嘉文雅飭入彀者實為君首  
屈一指文貞適承修周易折中擇人纂校君與焉文貞  
稱其勤敏曰同事盡若此修五經易易也乙未文貞假  
旋君亦歸養己亥仲兄以通判需次者歸而侍親君迫  
父命謁選庚子三月至京辛丑補戶部廣西司主事旋  
陞本部山西司員外郎雍正元年春監糶南城親督料  
量胥役束手侵欺無所入給發不苦稽候廉幹之聲大  
著有

旨各部院保舉賢能官時怡賢親王總戶部事司農孫公田

公皆以君名列奏蒙

召至乾清門

殊典優賚又兼浙江江南兩司八月調雲南司十二月陞本  
部山西司郎中仍兼雲南司事凡部務關重大者悉心  
經畫王大臣九卿會議時假以屬稿君一無瞻顧有不  
可力爭得當而後已仁和沈少宰蔚州李少司農尤改  
容嘉獎乙巳冬循資俸除廣東廉州府知府先是邀  
覃恩封父母及本身妻室至是會高安相國有移封祖父母  
之奏得請君由郎中轉官逢冊立中宮



草恩封兩世正五品丙午二月初十日請

聖訓 授父母及本良妻室主是會高安時因命孫性時父母

召對良久獎了了入命資者制東燕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賜上方物及新宮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御書墨刻謝 大白次次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恩赴任過里門椿萱方茂其仲兄得判辰州 關重人本公

國恩家慶一時無與倫比越月留長子元益代定省六月至

廣州楊中丞留決庶獄八月抵廉州下車與屬吏約誓

潔已惠民貪墨無狀者立劾去之脩城塹葺倉廩課學

校謹斥埃恤兵伍禁苛派革陋規皆時舉件覆匝一年

治行稱最丁未兼攝高州篆石城多盜縣令匿不以聞

即參揭解令職盜少息戊申正月視事雷陽旋奉檄赴

省承審大案三月復攝惠州有博羅村民入山治木炭

死於虎其家已認屍掩埋土豪脩隣甲宿怨嗾民婦控

甲讐殺豪証之更賄仵以刀傷報令逮隣甲兄弟囚繫

多人久不決君察其冤親鞫訊覆檢屍骨皆齒牙痕釋

隣甲置豪於法郡稱神明制府又專委剔廉之齷弊若

以郵竈戶為先捐俸製鍋勾稽股引平衡出入商民均



利而效奪者無所措廉屢饑君請於大吏發粟平糶比  
熟築預備倉積米穀十萬餘石廉人賴焉高廉僻在海  
嶠郡守歲科試類以苞苴竄易高下君始秉公前茅者  
多為學使甄錄士子感奮至勒石以勸後來丁未室誤  
一案君以事關人命係風化即據縣詳申報後大吏以  
他故縱釋之君以不及覆覈落職百姓供米薪呼天籲  
神計為保留君以嚴諭止之而後定將行祖餞塞路甚  
有饋贐資行李者率笑却之乃設生位於三賢祠從東  
坡諸公之次以志愛戴君素脩潔不名一錢在部有公

費錢推予同官粵省養廉例由所屬按季繳君以饘粥  
粗給還之州縣以急公事而修戰艦補倉穀時捐已貲  
前高守虧倉儲不得代謂之曰公長者能援手乎遂慨  
然為償二千金平生遇義舉不計有無皆以身先費祖  
父分產幾盡初撫殖後乏匱自廉旋不能具裝中道假  
貸至己酉正月抵家仲兄亦歸自辰州天倫聚樂不少  
見沮抑之色九月長子元益領鄉薦庚戌禮闈下第亦  
喜盈不形惟以淬厲學問為諭誠坐貯書樓手披新舊  
唐書終其編時浙江制府今宮保總督直隸李公舊同



官尸曹知君才守深摺奏起廢奉

旨協督海神廟工即往監工事冬抄請省親假辛亥首春舉  
兩親七十雙壽禮遂以二子行九月工將竣命長子元  
益先歸仲子方威侍十九日感微寒服藥得汗熱遽止  
二十日尚詣工所二十一日治具招同事暨同年友尚  
強坐至夜分二十二日早晨語仲子曰吾二十三、四日  
當死人以病中語不之信二十三日果疾篤二十四日  
黎明呼仲子曰夢上帝命吾為廉州府城隍神以親老  
辭不允今迎候人及曩日隨廉之童僕已故者皆齊集

君恩未報親養未終奈何且吾治廉亦殊媿朱仲卿之畷夫

桐鄉也又勉仲子力學為正人并令寄屬長子畧處分  
家事遂不言至戌時卒君讀書應舉得名師為依歸文  
體一軌於明初前賢經書而外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皆  
可背誦以故鄉會闡墨或賞其為先正正脉或異其後  
場淹雅自刻有志雅齋時藝問世究其所施則孝友稱  
於內義聲播於外部務信於僚友動於長上臨民愛之  
如父母敬之若師保洎其卒也人多諱其隣於鬼物不  
知昌黎所言生能澤其民死以食其土為靈中庸所云



誠之不可掩有二道耶余故推本其道術之源流臚其  
科名官行始卒取其信而有徵表於墓以質之天下讀  
書以事其君親者

行狀

林靜可行狀

公姓林諱寧字康侯號靜可福建福州長樂人為漕標  
後營中軍守備康熙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以疾卒於署  
距其生順治丁亥九月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六曾祖宣  
祖春與父正嵩以亂離莫考其職業即名字亦得之近

年訪致之殘譜云守備署舊在吾邑余又辱公交好故  
知公行事熟公子尚孩不能以狀請於當世之顯者狀  
非余為之誰為之者世之武人鷹舉虎視惟多近財色  
氣怒豪而力蹶張言語粗鄙居常事遊獵觸其枝忿則  
鬪爭立見好怙兵為腹心爪牙而讐視吏民雖號稱職  
者罕能明大義與士民為一體即陽慕雅飭者知款曲  
人亦不能以實惠推施至於仁聲所及戚疏遠近如一  
口生愛之而死哀之也公受事至吾邑五年餘其於職  
事勤慎如戢兵不侵餉催運緝盜不具論至吏民有疾



苦小不平事不啻負芒刺為達之有司伸救之需金錢者捐資營脫之力所不能復廣為之醵以成其事而後已雨暘愆則設壇禱求徒行於赤日泥淖中或有司不從則位神已署長跪虔禱賑荒則詳為區畫廣設方畧蓋其性好利濟出於真誠細至醫方之驗者亦錄之成帙合藥不分貴賤皆為療治刀圭必親匆遽中亦不辭煩也又尊禮士大夫慶弔讌饋如隣里姻黨然以其暇蒔花竹對人問書史及古今嘉言懿行則津津無倦容殆恂恂然若儒生及慈惠之文吏絕不類自童戲生長

軍伍中者公生七齡海寇至劫之去一村殺傷幾盡海上歸順復隸我兵駐防籍中駐防營裁遂投吳逆藩下以材武官至叅將吳藩叛公策其必敗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同總兵陳華首先謀獻岳州蓋岳州襟帶江山為荆襄巴蜀之會大將軍貝勒察公統固山總督提督重兵屯馬兩軍持久不決得公私為往來游說竟至成功大將軍給總兵劄支全俸疏上其姓名十八年正月

陞見

賜袍帽鞢帶等事二月大將軍題授遊擊四月部給叅將管隨征岳州前鎮左營遊擊事劄十九年六月公領



兵進攻辰沅克取瀛一泆清浪北溶各隘又恢復思南府龍泉湄潭遵義府真安州等處大將軍上其功議叙加署都督僉事銜二十一年天下大定汰隨征營缺公詣部補授而部議十三年以後投誠軍功未至八等者槩不得用公遂潦倒京師中凡七叩闕

上亦悉其勲勞異等然竟東於部議會二十五年發兵羅刹

公請行

召見給甲馬弓刀銀兩仍以原銜領籐牌兵隨征五月二十八日大兵至羅刹城下公爭先斫拔攔馬木賊善以火

牌燒船二十九日公在河上游安置滾江木並水屯以防之六月初九日督兵安屯挖河打礮占賊要地絕其水道十二日賊乘隙突出公隨梅勒章京班公領兵追殺賊衆敗遁七月八日賊兵復出奪占礮臺復敗之公有力焉十一月羅刹降班師歸二十六年二月部議叙用三月奉

用四月補授今職八月泣事公自幼而壯出萬死一生之地承平時復困躓於文法崎嶇危險而得一職又賞不償功而遽止於此命也雖然公固未嘗死也去歲公



初度之辰邑之衣冠聚而製錦稱觥幾不容於庭百姓  
授萬民衣以答德惠雖邑令之賢者未有此而歿也里  
婦村媪皆哭之失聲人生百年瞬息耳王彥章云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名存則不死矣公娶某氏湖廣某縣人  
生子女各一女幼未字側室某氏生女一亦幼未字子  
六隆生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未週歲呱呱在襁褓  
遂稱孤子可哀也予家距其署不數武憶公六七月間  
病中苦勞煩常持團扇屏騎從過草堂蔬羹相對輒盡  
一日時坐匡牀短睡足奉幃話其在岳州關說機密常

獨夜行江上烟月朦朧僵屍齟齬步履私默以錢紙相  
弔祝邏卒巡綽驚起草礫間使人魂散至其處則縮口  
鼓舌低聲作鳥吹以為號少誤即陷不測矢石矛戟所  
傷人時仆於旁自指其額上刀痕可數也入都後部議  
格沮人情嶮巇嗜陰陽頃刻相排相賣備極狀態及  
羅剎風氣寒洳六月尚披羊裘秋冬夜以皮褥被覆藉  
全身縮其中猶呼氣冰漸沾鬚眉諸可駭愕之事予聽  
之慄慄怦怦不能自持嗚呼豈意其為今日狀中之行  
實哉痛哉



賈若麻姑

之對對對對不辨自誌無知豈意其為今日殊中之  
全長論其中醇和康永福古語國語阿維對之車于  
華休風扇裏到六月尚林羊菜燈冬亦以文語新  
詩如入靜定地動皆釘刺刺使林林實耐林林  
詩人却休休矣自許其勝土下或可樓出八  
遠香對翠平島知以為龍少鷄明不似天子  
同交百上上同月數謝謝到國到之氣注  
同交百上上同月數謝謝到國到之氣注

三美堂集卷十六

書

答蔡聞之書

天都往遊遂三十年所夢想然失年長兄之晤語覺所  
得不能相償也家居曾三蒙穆堂見顧深談達旦未嘗  
不歎師門英邁進取如年長兄之志行斷不沈滯草澤  
已而果然真成不寐之喜不敢驟達牋素者恐職在密  
切或不欲通候於外致煩躊躕裁答自為褊褊子也弟  
讀書近一二年間始覺心上畧畧明白但前路無幾徒



嗟日昃之離大著鼇峯學約字字純慤祖廟規條切合  
情事有他製假示毋以昏眊棄我何多幸也吾師制義  
之聖前選宗傳乃扶世翊教之書敝省提學清操不乏  
而文事類荒資望相近者年長兄與對初耳望之目穿  
次之便是古學辛丑會試第一非穆老不能位置仲儒  
連任彬蔚可知然年長兄所處固天下本根昔之大賢  
至自幸不意之遭所冀積誠隨方納約自牖一寸之光  
便可照徹九有此又非區域之效所可比論中子二年  
餘不通一問未審所造若何有彼處設帳吾邑者訪覓

寄札當並及年長兄古道不忘故人之雅穆老記問多  
而氣盛其忠謹尤可敬在議事班良佳至治民察吏恐  
畧粗疎讀書知古誼者難得長汀中懷坦白唯年長兄  
勗厲以成其美質不在目前榮利也

聖祖深仁厚澤淪浹肌髓及  
龍馭上賓又為天下得人

今上仁孝英明守喪復古可武三代如永停捐納除各關新  
加稅額免蘇松浮糧馭大臣以功罪為恩威絕無牽制  
護前之意有不便於民者不日即知知之即改雖成湯



之不吝何以加焉且萬幾在握沛然有餘處斷精當細入無間每閱

綸言直令人五體投地殘年邁此於願足矣年長兄輩值千載難逢之世乘時努力謹身行義明體適用以應名世佐昇平扶犁老朽不彈貢禹之冠而效王褒之頌致為快事至穆老去年饒舌弟自視如蟻蠓何足以關重輕平生自問唯硜硜之守可以自信至經世之務實無絲毫把握使馬耕而牛驟豈唯非所習且恐敗厥事雖言者或少過然緣此免七十老人萬里瘴鄉之行得藏拙

而樂安閒

聖恩於此渥矣凡

皇上之位置人皆天之位置引分自省帖然受之便有佳處生於太平長於太平死於太平擊壤殆發吾覆豈榮啟期之三樂所可方哉師集校訂須盡意謹細滇粵亦未是綽綽時俟之而已立侯入館已不媿韋平門戶然能繩武經術乃稱世家也所恃良友之直諒多聞有以策勉而警發之多方為道自愛臨楮馳結

答汪篔先書



前使者促還未盡鄙懷太鴻文甚雅令窺豹一斑不負  
所聞幸甚幸甚古今禮制惟士庶家立祖祠為難處四  
民中士非有官祿者自七廟以至一廟世數有宅一以  
篤敬愛一以嚴名分故鄭氏儀禮注云士是仕於諸侯  
天子之士意謂非無田祿者也傳曰惟士無田則亦不  
祭朱子論祭極詳細大抵皆為應廟祭者而言雖伊川  
謂服制及高祖祀享豈不可以及高祖而猶云庶人可  
立影堂則無田祿而廟祭之嚴可知故士庶家祠堂文  
字宋元猶少見明文人近儒者為之必推出於禮經之

正始周旋其意出仁孝禮以義起若徑以此為復古而  
可為法微似議論無首尾又宗法難行古今情勢不同  
其說頗長非無傳也禮經言之備矣况下君為世嫡以  
此收宗睦族非宗法乎以故畧為增節使少周備而活  
絡其辭弟於此事極荒謬粗淺不敢不盡所見以吾四  
兄之委之也謹書二本亦唯四兄平心決擇用之而不  
必弟言之是至書法獐劣不足稱厲君之文尤可媿風  
便希示近履並及改堂新政為慰諸不具

復張詰士書



王姚江答羅整菴札稿手蹟卷子承委書其後此刻全書傳習錄中卷內最有關於講學者其大指如致良知也格物不依朱子也其公案如大學復古本之舊也朱子晚年定論也至斥朱學之害甚於楊墨過於洪水猛獸亦具此簡夫朱學之嫡嗣孔孟也由真魏而下經許魯齋薛文清輩都無異辭至吾師安溪李先生出折衷闡發至精至當其致良知是所見如此朱子格物之說終不可易然亦無礙於大學古本之復獨晚年定論被整菴詳考年月件繫其非晚年者姚江語塞乃云中間

年歲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云云此誠底蘊盡露根株顛撥無復可置喙處矣夫自云年歲有所未考又云不必盡出於晚年不知著書時何以謂之晚年又何以名為定論後云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則公言之而已矣如此不知何所用其調停乎何所用其委曲調停乎况委曲調停者又甚於楊墨過於洪水猛獸之學術此其為公乎為私乎其進退無



據不過以已學原與朱合幸人不加考而翕然從之也此何事而可參以絲忽權詐乎其病固萬倍於楊墨洪水猛獸之為言矣若其筆力之英銳無前能達其所欲言恐明代以古文名家數公未能或之先也驟看卷字體段頗似中亦具有筆法但對勘刊本脫落數處恐闕漏未較出者尚多或吳人狡獪作贗跡以射利固不足與辨若題以為真是自誑以誑人也故不敢虛成命畧布其所見而並白其不欲著語之由潘兄因水後館事離披遽歸失寄今覓便繳上原卷及匣驗入不備

與劉縣尹書

比聞明府欲毀董公祠為節孝祠其初以為必無此事後有言其事之必遂者某以為即有此意亦必無以董公祠之顛末為明府陳之者耳

上諭生祠之建大抵皆紳士里民之姦貪者獻媚於見任官

長以便鑽營網利如此等自宜毀為公用若實有功德於地方為士民所愛戴者仍舊存留如董公祠者信

聖諭所云實有功德於地方為士民所愛戴仍應存留者也

憶康熙二十五年間督河靳公興屯初意何嘗不善



誤用屯田縣丞于宣駱龍友先屯湖之涸田繼屯未涸  
之水田如魚蝦菱芡蒲茭等菜皆索屯稅而貧傭失業  
矣繼屯荒山草地而燒烟乏矣繼屯墳墓餘地而隴冢  
平矣末後有里猾韓文廷者出首民戶糧有餘地遂裁  
割為屯莊而糧地亦屯矣甚至招徠游閒無籍之輩為  
屯戶將所領於官之牛種博賭一空侵耕民地日朘月  
削民日減而屯日增又姦盜橫行間有訴理者于駱庇  
屯而虐民至於佃逃田荒地去糧存控之河憲置若罔  
聞人無生路唯十百為羣聚大道旁遇皇華往來隨之

號泣而已此時豈徒通國若狂亦復妖異並作晝夜靡  
寧忽董公總制兩江以公事到宿卓生投詞告也官平  
其祖之三墳公即發令箭勘實既得實公怒甚裂其衣  
摔其冠足踏之誓不與此輩共生聲淚俱下立鎖于宣  
駱龍友收禁某親見小兒拍手曰于駱拏矣相與跳擲  
於道為樂貧家亦典衣沽酒相慶斬公夜半單騎小燈  
籠至門求面者三董公堅以寒疾辭五鼓本發

聖祖仁皇帝盡以屯田還民一時歡呼若死而復生乃思董公  
不顧利害為民請命



聖上始得聞知因為立祠而書

皇恩於石使宿之人世世子孫不敢忘也未幾董公以閱河事

調入京聖上議鐫七級為侍讀學士次年

聖祖南巡祠當輦路鄉民數千執香祠前謝罷屯還民之

恩且呼曰求仍放董為江南官俄使衛士飛鞚來問董何名鄉

民以公名對

聖祖領馬及回

鑾董公隨大臣迎

駕

聖祖遣招董公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為汝蓋一小廟矣

因大笑旋即有總督漕運之

命是此祠者稽之古禮合於有功德則祀之之文揆之

新綸又合於民愛戴則留之之諭且

聖祖皇帝鑾輅之所駐問

天語之所褒嘉在地方光於河山宣載邑乘以為名蹟即推廣

聖孝尤應于萬斯年以存典故夫人心風俗浮澆者多幸下

邑陋壤念甘棠召伯之遺重以前王不忘之美明府蒞

任以來從未聞有拂百姓以從已欲之事詎獨於此而



忍焉道路之口遂謂明府與董公有宿怨此尤無稽不足論某故曰欲毀祠者必非明府之為即有此意亦無有以祠之顛末為明府陳之者也董公之學術人品立朝居鄉宿之人不知知有大德於宿關宿人之存亡故祀之昔趙清獻為杭州請立表忠觀以旌錢氏之舊德東坡先生為文以張之西泠湖山於今為烈若此祠存雖邑之故物實明府之新恩風誼豈出古人下哉董之後人其長公已謝世餘俱無能自立者近聞其居第皆拆鬻一椽不存某此言不由於結納請託可知某歸里

八年未曾為私為利投一刺於當事明府所稔知獨於此刺刺不休為公義也祠成時董公已去靳公見督河勢頗赫烜某年方逾壯即知慕義為碑文直書其罷屯事戚友咸危言相勸沮不為動竟勒諸生名於其上今碑見立祠大門右可覆按也若董公在時不避禍患為作碑文今於其死後以明府之和平愷悌無毛髮嫌釁可畏憂而噤不出一語是某乃趨熱避冷改柯易葉之徒明府必且唾而麾之矣恃愛瀆陳不勝悚慄

答汪荇洲前輩書



帶水理應趨謁憂患中多所顧畏想老先生亦諒其宜爾然此心馳依固不殊左右動定也山縣奇災呼吸間田廬一空流屍無數杜工部所云聲下鬼神勢速人代親歷方知其不虛荷蒙

皇恩浩蕩即報水奏中想見難民委曲慘狀絲毫不爽不待題請便

予蠲賑且已完錢糧仍許留抵明年荒春首夏半年又得安帖併力謀食而官吏中飽之弊復絕誠視民如傷聰明聖智無微不至

旨下十日告示已張從來無此神速士民抃舞感極而泣萬歲之呼震天

仁聖至此草莽之傾戴刻骨鏤肝身任夔龍者其為萬年之慶當何如也流言例議

聖上不欲歌法而

眷倚之重共信其有在格例之外者可以理決梁月時苦吟長句雷門前竟敢布鼓意在遠貢一笑亦見康衢鼓腹不為昏墊憔悴至盡堯民之樂如是併藉少釋老先生垂念之殷切也水後又值賤荆危病善敗未卜倉皇中



書不盡意續報匪一臨楮悵然

與錢邑侯書

久闕謁候以嚴例新頒非敢疎慢也敝邑慘變竒災老  
父臺仁心惠政起仆蘇枯人慶更生而閉糴之禁尤為  
吃緊第慮傳聞太過商販恐定官價至於傷本是以觀  
望不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若得明示張掛城門坊市  
許以不定價值聽收三分之利則來者日多多則穀價  
不期賤而自賤此理勢之必然者昔朱子救浙東之荒  
首先招海商販廣米許不收其雜稅錢船到依價出糶

更不裁減於是商米輻輳民賴以濟此救荒之善政而  
無弊者望高明權度行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也或有  
獻議喚縣中一二小販面諭速行者既恐胥役騷擾且  
愚民驚疑謂報大戶則懼而逃匿者有矣諸不備

答李鹽道書

自媿愚譎叨蒙

聖恩超補館職瑤華惠問益增虛糜之慚悚也伏稔起居康  
泰商民感悅實慰且欣

聖皇視民如傷百僚庶務仁恕精明日誦



綸音二典三謨寢食其中不知身之在三代下矣且知人善

任使老公祖自應不日峻陟至齟政年來頗少振飭曾

聞一友人持平言之曰十餘年前鹽勛錢三四文今加

至十二三文鹽梟重於得利輕於犯法而外面轉委之

皇上之寬仁雖巧於卸過實寬設淫詞也老公祖素推弘毅

才畧如神自審時度勢將之以明信不掣肘於上而始

能風行於下其本却在恤商前院有李君名陳常者時

縱舍其文法之細使其迎機以赴利日計於公庫似不

足歲計於公私皆大有餘至今猶感誦之若梟徒執仗

對敵者自當於首惡加以重典令其警懼萬一如昔年

孔文泰之徒却宜厚賞偵探人得其頭目難化者或才

有可用竟用為武職微官奏

聞而責成之反得盡其黨羽而淨其巢穴曩曾有用此以治

海寇而得之力者此亦老生常談聊資一笑豚兒暫歸

省之便附請福安小孫乳臭謝勞齒及臨啟馳注之至



論語首章義說  
 天生我為人所以異於禽獸之幾希而高出於庶民者  
 學而已矣論語首章聖學大指已全揭出慎勿以常讀  
 而忽之學始而求諸已久則有得焉得諸已便要公之  
 人公之人仍然反之已此不易之義也考亭夫子云學  
 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本皆可以為聖賢或氣稟拘之  
 或物欲蔽之或習俗汨之則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三美堂集卷十七

雜著

論語首章義說

天生我為人所以異於禽獸之幾希而高出於庶民者  
 學而已矣論語首章聖學大指已全揭出慎勿以常讀  
 而忽之學始而求諸已久則有得焉得諸已便要公之  
 人公之人仍然反之已此不易之義也考亭夫子云學  
 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本皆可以為聖賢或氣稟拘之  
 或物欲蔽之或習俗汨之則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覺之所為所謂學於古訓乃有獲也為此者皆求明善而復其初其道在五倫其本在五性小學有成規大學有明法藏脩遊息無少間斷所學既熟中心自然喜說則得諸已而為德矣得諸已必說遠友來而樂何也乾父坤母所生之民物皆吾之胞與也大傳纔說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即說吉凶與民同患纔說智周萬物即說道濟天下孔聖說脩己以敬便說安人安百姓故中庸言至誠盡其性必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胞與有虧便是德性受病可見人到贊化育參天地皆性分所固有

職分所當為樂字淺言之則朋友講習樂多賢友深言之則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也凡此者既為我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則人之知不知與我何與是人之知本非所求則人不知亦復何愠由是到無悶到不悔聖者能之則聖人所云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可以自信天知也然在此處說却要說得卑近不須說得高遠若愠人不知定是要人知要人知便是務名務名必是圖利心乎名利是自絕於君子而為小人之歸矣豈為己之實學乎所以大學首言明德即繼以新民而歸於



止至善後言格致誠正修齊至於治國平天下而結以修身為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末章自闇然為己之實心說到篤恭而天下平直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仍是闇然實學歸宿處豈惟聖學此即天德乾卦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乾始為物不二也美利利天下生物不測也不言所利無聲無臭而於穆不已也故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以此言之天亦有工夫工夫亦有節次理即中庸無煩說互說妙論語首章好在平平說出而極頂道理包括無遺此方是聖人

語以壓論語卷首豈偶然哉

孟子不動心章聖字義

或問孟子拒公孫丑以養氣知言為聖引孔子拒子貢之聖而居學不厭教不倦夫孔子不厭倦而不居於聖與孟子能養氣知言而不居於聖同然則孟子不幾雖辭聖以名而居孔子以實耶曰孟子蓋云孔子之道如是吾學孔子如是而非聖之云也曰由子貢之言孔子非自知其聖而姑嫌以聖自居乎曰聖人皆不自知其聖也向道而行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聖如文王猶



曰亶亶曰勉勉曰翼翼烏乎聖曰已聖矣自居於聖不可乎曰居於聖則厭倦矣曰聖上有路乎曰有希天也天不已而謂聖已乎能不已便是天當不已時烏乎聖曰至於聖永不至於凡人乎曰惟聖罔念作狂曰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何也曰較省力耳生便知聖之當學謂之生知安而為學聖之事謂之安行騃者便為生而無所不知安而無所不能何以謂之知之行之耶曰孟子地位不能過顏子何以曰姑舍是曰問所安安乎此則是所願學者非孔子矣不安於顏子者智之事也未能

踰顏子者聖之事也大傳曰知崇禮卑朱子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篤實

說曾子問一則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姜慈谿師論此甚辨其大旨極合禮意微覺其害於辭至疑非夫子之言過矣竊謂禮生於辭讓其儀文雍容不迫人事之曲折寓焉而其措辭輕重



行回經權具備則知非聖人不能婚姻人道之始其禮重矣權以父母之喪尤為人倫之本計男女兩親之喪為日幾十年萬有一之相繼而不相仍女子二十而嫁猶可男子能待之乎何以處夫舉丈夫子晚者之父母也玩其文則受辭於居喪之初曰弗敢嫁遂使人於免喪之後曰請夫女既待之三年壻已免喪矣女氏來請婚而壻弗取卒不許嗣為兄弟此豈人情之所有故弗敢嫁而請而取者經常也然必云許諾及壻弗取而後嫁之者所以存此禮以待事變之不可知如前所云相

繼不相仍之說又或再期之間歲月亦多壻或他故而不取有所託於昔者之言以不出惡聲未始非忠厚之指故曰經權備也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二而嫁所云有故非父母之喪而何可以知曰弗敢嫁曰請而取者之為經禮曷疑且曰壻弗取而後嫁其語更曲折明盡然則壻亦何為而弗取哉其不他嫁也決矣聖人權喪禮與婚之重輕或大不幸寧通融於未同牢合卺之壻而不忍決裂於創鉅痛甚之喪其道不可易也後世婚禮一納采終身弗改較嚴於古而遭喪辭



謝之禮久廢於是女笄無所歸壻年不可待至親  
尸在牀女來弔而留婚有及未成服而婚者有七日內  
而婚百日外而婚者人道至不可問而士夫家或覲然  
行之不為怪此與通融於未成婚之男女何如哉是則  
聖人之制禮其為慮也遠矣

### 字學音韻辨

字者孳也取相生而謂之字皆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能  
強字有形有聲結繩畫卦形之所由生也廣之於象形  
會意指事諧聲而形備人墮地則有聲聲之所由生也

開發收閉於喉舌齒唇而聲備然有聲而後製形則聲  
居形之先矣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梁劉勰  
曰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元周伯琦六書  
正譌曰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和為韻大約漢魏以上  
謂之音晉宋以下謂之韻音與韻一也夫形易考而音  
難知由偏旁頭尾以類相求由篆籀而分隸變不失初  
其體制顯然可據音韻則喉舌齒唇開發收閉轉移於  
輕重低昂之間又南北土音之殊古今轉變之異欲使  
井然有條確乎不易而歸於至當難矣音韻書最多而



其可讀者莫如等韻與皇極經世之善通乎此則於音韻庶得其宗曰等韻列字母三十六經世分為二十四又析為四十八互為參錯令人何從曰尋其端緒一而已矣音雖不同而喉舌齒唇無古今南北一也以三十六字呼今見有之音鼻音止有見溪疑舌頭音止有端透泥來舌上音止有知徹孃輕齒音止有精清心重齒音止有照穿審日輕唇音止有非微重唇音止有邦滂明喉音止有曉影而已此二十四音等韻經世之所同也經世之四十八者即二十四之每字有清濁兩聲不

論有字無字而今存其音之位也等韻之三十六者於二十四音亦分清濁但去其平聲之有音無字而存其音字俱有者止三十六也曰如此則三十六字母必有有清無濁者必有有濁無清者必有清濁兼者然則可指數乎曰清濁兼者十二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精與從心與邪照與牀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邦與竝曉與匣影與喻也有清無濁者六溪透徹清穿滂也有濁無清者亦六疑泥來日明孃也曰或謂羣字另為一音不與見溪為類定字另為一音不與端透為類澄與知徹



從與精清牀與照穿竝與邦滂皆然其說非歟曰即以  
字彙之韻法考之如先韻以見呼為堅繭見以羣呼為  
乾件健今北音尚以見與健混為一聲如何謂羣不與  
見同母乎如庚韻以端字呼已為丁頂定謂定不與端  
同母可乎如東冬韻以精字呼則為蹤慙縱以從字呼  
則為從○從去聲今北音以從者之從與放縱之縱混為  
一音如何謂從不與精同母乎如蕭韻以照呼為昭沼  
照以牀呼為潮颺召今北音以照與召混為一聲如何  
謂牀不與照同母乎如陽韻以幫呼為幫榜滂以竝呼

為旁○傍今北音以滂與傍混為一聲如何謂竝不與  
幫同母乎大抵吳人口音帶濁未可以水土之聲並字  
母而變之也曰清濁兼之聲於二十四母中皆取清聲  
明無清聲故存明至敷微則去敷之清存微之濁且敷  
亦似與非類而不與微類定為微之清聲何耶曰古敷  
字亦不讀如夫當是無烏切非與奉已具清濁聲不應  
復使敷字重出其存微者如今輕唇音多用下平如文  
無之類皆是下聲故存微之濁聲也曰疑泥來日明信  
無清聲矣至有清無濁之六字旂非溪之濁頭非透之



濁轍非徹之濁晴非清之濁傳非穿之濁旁非滂之濁  
乎曰此則有南北之分矣如子所云則北音也今南音  
旂則見之下聲而非溪之下聲頭則端之下聲而非透  
之下聲轍則知之下聲而非徹之下聲晴則精之下聲  
而非清之下聲傳則照之下聲而非穿之下聲旁則邦  
之下聲而非滂之下聲曰安見南音之可從乎曰康節  
似用北音而各韻書中原雅韻及洪武正韻似多從南  
音如韻母之羣字廣韻渠云切而其去聲則郡也其字  
頭從君則南音沂是即頭之偏旁為豆而廣韻為度侯

切定音雖南北恰同而定之平聲為亭北音已訛蓋亭  
本特丁切若北音則定當為聽矣晴字廣韻疾盈切而  
其上聲則靜傳之偏旁為專亦與照類竝字南北適同  
而竝之平聲為屏北音已訛作平如此則竝當為聘矣  
故曰南音是也曰等韻與經世孰優曰互有得失而等  
韻似更密經世以疑字鼻音與曉字喉音為同類明字  
唇音與影字喉音為同類自當以等韻為正來字本舌  
頭音日字本重齒音等韻以為半舌齒而列之於後雖  
古今或不同聲然以今韻準之似又當以經世來附端



透定泥之後日附審禪之後為優也至其安排字母則  
 等韻尤簡明精細如見溪清聲也羣疑則濁聲端透清  
 聲也定泥則濁聲知徹清聲也澄孃則濁聲精清清聲  
 也從則濁聲心清聲也邪則濁聲照穿清聲也牀則濁  
 聲審清聲也禪則濁聲邦滂清聲也竝明則濁聲曉與  
 匣影與喻皆然且見溪之下羣字端透之下定字知徹  
 之下澄字精清之下從字照穿之下牀字邦滂之下竝  
 字皆具南北兩音羣字北音則區云切為溪之下聲南  
 音則居云切為見之下聲定字平聲亭字有特丁忒丁

兩切忒丁為透之下聲特丁為端之下聲澄亦有低陵  
 梯陵兩切而知徹分從亦有粗容租容兩切而精清分  
 牀亦有卓王綽王兩切而照穿分竝字亦有逼映皮映  
 兩切而邦滂分皆位置在第三字甚精細若無兩音者  
 則邪即心之下聲禪即審之下聲奉即非之下聲微即  
 敷之下聲匣即曉之下聲喻即影之下聲無復參差矣  
 曰經世首歌而等韻首見何也曰歌麻支微齊魚虞皆  
 元聲也其字皆無頭尾以本聲起以本聲收  
 本朝十二字頭篇首四字阿鶻伊烏由喉而鼻舌合口展

三才堂集 卷十七 九



轉相切而萬國之聲皆備阿即麻也黽即支也伊即微齊也烏即歌魚虞也魚虞古音如吾吳古無出口音如今之呼於也小兒出胎胞便有阿聲能轉舌則有黽聲能學語則有伊烏之聲啞子諸字音皆無而影母字獨存可知音韻之本

本朝於韻部以此為首於字母以影喻為首獨得天地之元聲故可以齊萬籟之不齊而脉絡分明誠千古未發之秘惟邵子以歌韻首列而詞曲家如度曲須知近時毛雅黃以古韻為六部收聲皆歸影母為得其遺意夫

邵子之首歌誠精當矣然等韻由鼻而舌舌而齒齒而唇以歸於喉以五行言之為由木火金水而土萬物歸土之義以四德言之貞下起元之義也豈漫然者哉曰等韻舌音端透定泥是矣知徹澄孃不與照穿等同乎曰此古今異耳今惟孃字尚有古音然亦有順知徹澄而讀若孃者知古讀若低今讀若支徹古讀若鐵今讀若赤折切澄古讀若登之下平今讀若懲故曰舌上音自端透定泥為舌頭知徹澄孃為舌上精清從心邪為輕齒照穿牀審禪為重齒邦滂並明為重唇非敷奉微



為輕唇皆分兩類今閩音尚於知徹澄孃一如古呼不爾豈舌音少四聲而齒音獨多四聲斯亦不倫之甚矣曰等韻字何不皆取平而閒以仄聲使人難曉何聲耶曰此正等韻之妙也每字有八聲平上去入皆有上下也今人知平有上下者十人而九知入有上下者十有三四知上去有上下者十不得一二今等韻見字即上去堅字去聲也透亦上去偷字去聲也定即下去亭字去聲也徹乃上入若轍則下入矣照即上去昭字去聲也審即上上深字上聲也竝乃下去屏字去聲也奉乃

下去馮之去聲也曉乃上上囂之上聲也匣乃下入咸之入聲也影乃上上英之上聲也喻乃下去俞之去聲也其分析上下無一錯亂者用仄以見八聲俱備也後人事不師古私意增減穿鑿臆造錯戾而不能通者甚多而坊間妄庸所刻曰通曰轉尤多膚謬六書之云轉注一字而轉別音如多少之少為老少之少長短之長為兄長之長陸深書輯曰轉注者轉其音以注為別字令長之類是也假借者不轉音而借為別用能朋之類是也分別最明非此韻部之可轉為彼韻部也俗說曰



古韻如東冬江皆可通用東冬一音可通矣而江音如姜非通也乃轉也不知江字之旁為工其中偏旁從丰從龍從匆從空皆東冬韻中字可以知其音之所近唐以前皆不與陽通不知何時始讀江如姜而元人作曲遂釐為江陽韻即以古音六部考之如東冬江陽庚青蒸通用者以音皆收穿鼻也支微齊佳灰通用者以音皆收齊齒也魚虞蕭肴豪尤通用者以音皆收合口也歌麻通用者亦以音皆收合口也真文元寒刪先通用者以音皆收舌抵齒也侵覃鹽咸通用者以音皆收閉

口也豈其以東冬不與江陽同支微齊不與佳灰同魚虞不與蕭肴豪尤同真文不與元寒刪先同歌不與麻同侵不與覃鹽咸同可轉而用之乎且古人亦無所為通也古人用韻皆有部居門類何通之有後人自為區分而以古人之詩校今人之韻為某韻通某韻古人豈有是哉又喉舌齒唇不分有以舌抵齶音之真文而通穿鼻音之庚青與閉口之侵者有以舌抵齶之元寒刪先而通閉口之覃鹽咸者有以齊齒之支微而通合口之魚虞歌麻者蓋以南音無庚青韻而讀庚若根讀青



若親豈可以水土之音而變本字之韻又風字當為閉口而編韻者誤入東部興字古人侵蒸兩用有古在魚虞部內之字而後人誤收入歌麻者不得以一二字之淆溷而遂謂通部之可合也亦有古人不及後人與未善而當改者切字自當以清聲切清聲濁聲切濁聲而古人溷用又切字古人以平切仄以仄切平今當以平切平以仄切仄無字可切者始通融取本部字切之又古人切字必用尋其等母韻部始得本音不若

本朝切音直以字頭字腹合呼便為一字之簡當而易曉

邵韻首歌是矣然諸部不能盡合度曲者知收聲矣不知其為生生之本近時惟崑山顧氏炎武所著之音學五書考據精博

本朝字頭之書得其真源讀音學五書其於古音一字必有數十證佐瞭然若指諸掌帝舜臯陶之唱和五子之歌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與三百五篇之詩上自商頌下逮陳靈年代之久遠五方風氣之不同而其韻皆若貫為一條蓋聖人在上建中和之極好學修古自唐虞以至三代踵承不廢典樂陳詩官舉其職自家塾以



三美堂集 卷十一  
至庠序所謂養國子教之六書與夫屬瞽史諭書名聽  
聲音者必有一定之科式出於一則淆亂息行之久則  
師授廣故數千年而如出一轍今顧氏之書宜將其詩  
本音列之學官為聖人之韻書古音存矣即以

本朝字頭之篇首四字喉舌齒唇宛轉相生衆音皆備如  
夫婦父子兄弟孫曾之相行而君臣朋友粲然有理皆  
可尋其派別著為一書字之形則考篆籀分隸之源流  
以正其點畫至於聲雖以諧俗為主而古音仍存其舊  
反切必確異同並載謠者辨之削之以古韻正唐韻之

失以唐韻正宋元之韻之失於今韻部有宜併者併之  
有宜分者分之有彼此部之字而竄失者各正其系屬  
而歸其族類以巨儒之精於音韻者領其事書成載之  
令典頒之黌序倣漢人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方  
得為吏考試文字有大謬者輒劾黜之不許坊間私刊  
小本以生淆謔庶幾道德一風俗同比隆唐虞三代焉  
可也



小本以圭美堂集卷十八... 此詩說... 圭美堂集卷十八... 詩說... 古詩臆說...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 雀以高飛奈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矇室... 凡張羅者多於叢薄灌莽險仄之地今艾除草木而張... 羅夷平也又商度平何地而張之如象典之設既不於... 深秘之處誤以所不能見又不於險隘之處迫以所不... 及避光明坦易如此行而成功有不仁德洽而協氣應

圭美堂集卷十八

詩說

古詩臆說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矇室

凡張羅者多於叢薄灌莽險仄之地今艾除草木而張羅夷平也又商度平何地而張之如象典之設既不於深秘之處誤以所不能見又不於險隘之處迫以所不及避光明坦易如此行而成功有不仁德洽而協氣應



者乎但亦有不能刈除草木之地如高山之羅黃雀是也然其如不入羅之雀何哉如蠻荒遐僻文誥不能喻時有寇攘姦宄無不掩捕之理若能改行革面聞而知畏亦相安於無事而已凡所以為刑法者專以待倚恃情慾肆行貪昧之人耳有罪者不能漏網無罪者不致濫刑平允之世誰不遊行自樂而肯礮室以處乎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  
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梟騎戰鬪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獲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首三句言死必為烏食也為我謂烏四句言死者乞人  
語烏且因客乃豪士姑緩其食以待其腐而食之或未  
晚也其情悲慘甚矣水深激激四句明以蒲弱喻駑馬  
葦強喻梟騎言方戰時強者弱者俱在戰塵昏冥之中  
戰後則見強者鬪死弱者偷生騎而曰梟馬而曰駑明  
言寧為梟騎而死不為駑馬而生矣况人當危難當以  
義命自安如築室津梁之間水至則載胥及溺豈分南



北亦承上水深激激意人處必死之地尚能擇足而蹈乎所謂生死向前去也且死亦何必戰場年荒絕食亦可死人等死耳死無名義求為殺身成仁者焉可得哉但忠臣誠不如良臣耳朝而出者夜不歸矣其傷痛何如耶○舊本作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獲君何食近本改為何以北而獲作不獲倘解畧可通且應存舊為是若解為津梁之中而築室何所取於南既是津梁矣又何所取於北亦可通重頓梁字意更分明又詞調較古禾黍而獲言行軍遇壁壘清野禾黍俱為居人

刈獲而去無從得食亦當餓死豈必戰鬥可以死人乎似亦可通且於戰更切也○梁築室三句有解作亞夫以梁委七國築室禦寇或南或北人皆不得耕種與上下文不粘合似牽強如此解則闕疑為允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平時讀此詩苦其別離一意曰萬里曰天涯曰難會面



曰南北相去遠曰不返似繁複無味豈知細味之乃見其層層剝換以致其情之極而他作所不能及也先言生別離矣然或路近猶易一見乃路萬里將奈之何萬里路長或不險阻猶可命駕不過費時日耳險阻而長故會面難期然路雖阻長若遊子有定方我可脫身往不過辛苦艱難無不可至乃胡馬依風北行未已越鳥巢枝南居不動相去方逐日加遠豈能不憂傷瘦損乎然遊子知我情切或有返意世事多端浮雲蔽之何能顧返所以維憂用老而覺暮景之逼恐難久存人世思

至此窮矣始自寬解曰如此則遊子雖返亦不相見何益之有不如且忍心棄捐勿道勉自加餐留此身在會面尚可望也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此詩全意只在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二句言閭里斗酒歡會便為恩厚若思壯遊上京結知豪貴豪貴日



以酒食相徵逐第宅宮闕彼自佳麗宴樂彼自歡娛而  
敝車羸馬戚戚無所入果誰迫之使然歟所謂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也解者以通篇皆為行樂則語意澀  
淺不相屬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無為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舊說所願謂富貴也殊無味此篇詩格頗奇前四句言

新聲悅耳之易中四句言古調賞音之難令德之人而  
唱高言識曲者方能聽其真非古調而何人生二句承  
上意起下文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結上四句無為  
守窮賤軼軻長苦辛結中四句唱者識者同調相知故  
曰齊心所願謂振起正聲也終不能得志行道因作戒  
勉之詞以見其守正而固窮也前四句曰宴會曰歡樂  
曰彈箏曰逸響曰新聲中四句曰令德曰高言曰識曲  
曰聽真曰意未伸兩相對照字字激射始結出本旨勉  
其何不逐時好以據勢位可見其不逐時好以據勢位



矣戒其無為守此窮賤之業自取苦辛可見其守窮賤以取苦辛矣立言婉妙此詩難讀者以前四句歡樂說在上新聲說在下中四句古調說在上不得意說在下文勢參差無從索摸然古人文法多如此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玉臺新詠以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竒樹東城高且長五篇為枚乘作必非

無據以中有難解如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二首無從置喙唯勘之枚叔則情事逼真與諫書合符詩亦遂成絕調矣青青河畔草古注以為草生河畔柳茂園中喻美人當牕牖也如此亦少味蓋曰青青曰河畔以其滋蔓興蕩子不歸也鬱鬱不得志也非鬱鬱葱葱之謂如所云洛中何鬱鬱也曰鬱鬱曰園中興蕩子婦守空牀也下樓上牕牖皆承園中意盈盈皎皎質也紅粉飾也素手可以縫裳藝也猶騷云內美修能也妙處全在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二句為娼家女已身未有所



屬人人可通媒妁不嫌擇木而棲今為蕩子婦此身有所屬矣而又置之空牀不亦難為情乎怨已委身事人而言不見用難守空位其枚叔為吳王郎中切諫而不聽而有悔遁之心之時乎後亦遂去梁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  
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母乃杞梁妻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此言苦言不蒙知音託於杞梁妻之哭其夫悲而切矣

結出願同心高舉以出網罟乃本旨也高樓指王家也  
隱東南而曰西北風人之義也舊說謂西北乾位指君  
亦通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此詩最難讀者纔說采芙蓉而夾一蘭澤多芳草句正  
說所思在遠道而接還顧望舊鄉而悲道長殊不可解  
蓋枚乘與鄒陽嚴忌等時皆在吳以為不可反吳王不  
聽反信應高之流邪說故云遠涉而求殊色不如蘭澤



三美堂集 卷十八  
之近原多芳草也采之何為吾知其欲貽遠而不可致  
之人以况遠而不可成之事也所思者未必能至而去  
舊鄉日遠舊鄉即蘭澤離居者欲引為同心而同心者  
今反成離居同心即芳草祇見其憂傷以終老而已夫  
疎帷幄之英賢而受外廷之蠱惑諫書所云讒諛之臣  
以為吳禍者也遠道之思諫書所云有吞天下之心難  
於上天者也舊鄉日遠自取憂傷諫書所云大王雖欲  
反都不可得已者也此詩通篇一意只說忽近而務遠  
將徒勞而無功詞意深婉比類切至甫田風人所嘒千

古同聲也。安溪先生嘗云凡讀書有一句黑暗難通  
者多是作者注意處如此篇蘭澤多芳草是也通篇皆  
從此發意初讀卒難曉

庭中多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所思謂王也所欲言者甚美何由以達又自言此亦非  
奇謀高論但別王久或有悔心之萌而可入乎其在枚  
叔既客梁聞漢已殺鼂錯又致書吳王以勸罷兵之時  
乎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辛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起似言吳封強大勢連七國風塵震駭而蕭索之象何  
速晨風之欽欽蟋蟀之瞿瞿亦有感於佳人之悲歌沉  
吟不忍遽去而思同歸命於朝廷也或枚叔以贈鄒嚴  
輩上文所謂多佳人前篇所云多芳草也鄒嚴旋皆去

梁矣。舊本亦有自燕趙多佳人離為二首者皆苦語  
意不完備合之又病前後不相貫如此解未知何如於  
文理近順耳

讀詩偶說

蘇武古詩第三首黃鵠徘徊為去者言也胡馬失羣而  
思為居者言也雙飛龍當我彼此俱遠役也弦歌八句  
欲以此申所懷而道其所吟音節之悲愴也展曲四句  
言欲為別者歌此一念及其不得歸而淚不可止不能  
竟此曲舍同去固無以為情也



三美堂集 卷十八  
第四首為行者語懷遠路戀故鄉兩意領起寒冬四句  
懷遠路也良友四句戀故鄉也江漢去難返也浮雲無  
定處也嘉會四句言會面雖未可期然世事難料或有  
歡樂之日惟望宗令德得一節相終始愛景光毋憂思  
成疾疢而已

李陵古詩第三首觴酒綢繆欲其醉得少延也

擬李陵四首惟第二第三似言己之思歸而悔向者之  
喜功名餘二皆送子卿第四穹廬子或指子卿在海上  
時納之於穹荒誰見其清濁然惟其守貞於不見之地

自然聲施後世也洗耳或指有以富貴說降而子卿峻  
拒之故微其詞以托意

陳思瑩篴引似以朋友喻君臣所以獻酬者期久要而  
戒薄終磬折所求亦以謙讓乃君子之德欲始終一節  
耳年命朝露華屋之榮終歸邱山自古有死惟知天所  
命之正理庶不憂忘言負義而被惡名於身後也

陳思贈丁翼嘉賓填城闕一首末滔蕩固大節時俗多  
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解者以滔蕩為大節而  
不必拘守故常竊以為不合似言滔蕩之時正宜固守



大節而時俗多拘鄙見乘時趨利以攘功名此其不能  
通大道而齷齪為世儒也拘字與兩大字相照不與滔  
蕩相照滔蕩若作好字面似亦不穩

張燕公喜度嶺詩津童夜擢舟詩紀擢字作濯字濯洗  
也似亦佳但洗舟是維舟時事非行舟時事然乘夜濯  
之則日行不暇矣語意頗紆曲有味

杜工部謁先主廟詩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安溪先  
生解云叙廟宇長存人懷舊德而發之以錦江二句亦  
言蜀與秦楚接壤通道故四方之慕義者皆得瞻仰而

祠廟因以不廢見非一州遺愛之私固所見者大但上  
承霸業雄圖歇屯而下舊字遺字似錦江原過吳劍閣  
復通魏不肯以中原之地予吳魏方與復漢意合而曰  
秦楚覺得立言之妙非工部不知出此又見地不屬蜀  
而祠廟惟先主也原字復字與上下文俱關會醒發矣  
又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  
安溪先生言當日誰與關張並力扶漢而鄧耿中興之  
勲俯仰垂成乎蓋雖氣歇運屯而中原之畧可以不負  
所託故歎息先主應天之才不小而得士之契無與為



鄰也已妙合情詞鄙意又欲於孰與關張並二句即貼先主而功臨耿鄧所以美武侯應前文者即在其中似少一周折而上與對搖落久風塵下與帷幄飄零一意逗湊蓋關張宿將同起豐沛故三顧時關張頗不悅而先主以魚水之相得解之與者許也並者不以新舊有間也言孰許並關張而得竭其股肱心膂中興垂成幾不亞耿鄧乎可見先主應天之才不小以其得士之契無鄰也孰與與無鄰一氣轉合卒幹到善任使之君難得以致已淪落之傷真筆力萬鈞而其中前後照應賓

主井然字句身分銖黍不差又只四句固是聖手而文更鬱勃沉厚不露筋骨此等處雖太白閣筆矣三國帝漢綱目正名分此詩分社稷復漢直曰中原曰曆數曰耿鄧古跡曰窺吳幸三峽伊呂蕭曹不見帝魏吳一語識見豈不直儔紫陽而推高諸葛亦與洛閩合符吟咏家尊為詩史信不誣也

詠懷古跡內如宋玉一首格律頗奇客有歎服此詩之妙者以為李義山一生摹倣只此幾首余喜而問曰正苦不解此篇今質所疑豈非快事客曰何疑余曰大指



三美堂集 卷一  
不知歸宿處已自昏悶而字句更有一二燒崎如風流  
儒雅亦吾師若說是吾師有何可疑曰亦吾師何說也  
又悵望二句豈非悵望千秋而灑淚者正以蕭條異代  
之下恨不與生同時乎客曰然余曰如此則異代即不  
同時不同時非即異代乎其為句妙處安在客沈吟久  
之曰正是然則君作何解曰不同時同字或是同流合  
汚之同悵望灑淚者同宋玉無知己也不同時者不與  
人同而欲引宋玉為同心也客以為然又問亦字云何  
曰私意從上句生來且是一篇大指所在發明宋玉忠

君愛國之心原非以詞人之風流儒雅自命而已故曰  
深知其悲不僅已之搖落而以文詞自見也然即以風  
流儒雅論固亦吾之師也燈下與吳中沈孝廉虹論及  
此沈曰今思此詩正工部懼後世以詞人沒其忠義而  
假宋玉以自標表余躍然曰此語破的矣觀下空文藻  
見人之仰企止此而已雲雨荒臺不過警其淫惑豈真  
有此夢思乎最可笑今並楚宮無存而舟人過此尚指  
點不已者徒泥其文詞之美而誰深知其悲歎之故乎  
自己俯仰疑畏全在空際盤旋起以深知二字縮合而



三美堂集 卷十八  
以亦字撇開風流儒雅頸聯將自己攬入下只說宋玉而寓意自然飛動格活變而意脉甚細甚醒故曰竒辛延年詞林郎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安溪先生解云賤軀輕於紅羅幾如鴻毛矣語及新故貴賤之義則重於邱山也甚妙鄙意裂字却似毅然拒而碎之下句即承言微軀之可捐也以裂字興起正意真立言之妙視死輕於鴻毛者以義重於邱山也不惜何論關照渾然是一氣說下語

朱子稱太白詩不盡豪放如古風大雅久不作篇何等

從容安溪先生選詩點之曾記論及曰末語絕筆於獲麟何夸誕至此就是在詩人中立極難道便是聖人余謂如此論駁雖朱子當無異詞大凡詩之妙以溫柔敦厚纏綿悱惻為宗除疾惡去讒外未有不以謙和蘊涵婉約得之以奸暴矜肆失之者况尼山之尊如何可犯以河汾著論不免吳楚僭號之譏至涑水編年雅擅舍經繼傳之美即援上仰高自有分寸何至無狀況詩以落句為收果一篇成敗所係下語吞吐操縱之間大都先逼後寬放教鬆活便不迫迫鈍滯無餘味如曹子建



龔露行可以對看此篇希聖如有立原無差處至曰絕筆於獲麟則侵逼過分矣龔露則曰孔氏刪詩書王業粲以分是大識見語謂自聖人刪詩書之後王業之上者分其權於下果然曾思孟氏以逮濂洛關閩接堯舜文周之脉下云騁我徑寸翰竟欲以繼述自任矣下却推開一步說流藻垂華芬像以詞華自命而已退而就卑小一路此立言之體詩之教也

太白詩匠心體察下筆便有軌則特其天才卓逸意與語韻遠宕詼竒讀者愕駭耳至其比興雜發風騷正的

脉絡相承宗系分明學者最宜讀味朱子論太白深知太白者學語人妄尊子美不知李又焉知杜

太白興逸思銳氣盛才敏筆力又騰踔無前故是駿異樂府真超絕古人五言詩特擺落時體古雅邁倫

玉林詩話云蕭千巖立春作半夜新春入管城平明銅雀綠苔生浮澌把斷東風路訴與青州借援兵黃白石雪詩瑤林中有翳桑兒鼎貴生涯不救饑願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趁晨炊白石學於千巖此二詩未易伯仲也愚意就詩論工力悉敵但此二作却是江西習氣



詩刻厲求新姿韻減便帶俗氣當與知者道耳  
大抵近人詩不如古者多在比興不能雜用敷陳多而  
感興少風趣減則意味蘊畜便不深厚不能動人全失  
詩之本體非格例皮毛之謂也

陶靖節結廬在人境李太白我來竟何事杜工部江漢  
思歸客今夜鄜州月次之如王右丞夜靜羣動息皆情  
事適合如天地偶逢其會為之作聲即作者不知其然  
而然凡大手筆集中皆有此

顏謝體相沿久柳惲文暢少鬆動吳均叔庠則變矣何

遜為雅王籍文海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得名其  
實亦只蟬噪句更佳齊梁間任昉詩有篤厚意

古人詩造名句如康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自佳  
但抱字媚字著意便嫩不如王文海蟬噪鳥鳴句逾字  
更字之自然警醒也但二句景情是一樣又必如風聲  
動密竹水影漾長橋泉高下溜急松古上枝平清風吹  
麥隴細雨濯梅林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疎累榭疎遠  
風廣庭麗朝日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斷雲留去日  
長山減半天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朔氣凌疎木江



風送上潮之類方佳耳後見蔡寬夫詩話亦以蟬噪鳥鳴句上下一意為病

律詩八句只做得一句意格局方渾成一句可作數句解字眼方圓活一以首尾體局承接顧盼言一以磨礪字句用意深厚言

詩須穩須新須真須句句相生須句句似不相粘詩做得字眼典贍驅遣生動新秀有詞致者固是名流然畢竟以比興雜發宣白志意情思懇到止乎禮義關乎風化倫常者為上擊壤另一腔調斷不可用大都作

詩先從覓句起者多於此求工便氣脉不貫語少倫次甚至不顧題目言失體裁者都由於此如書家只描字樣不筆筆寫足意先筆後者多無下梢二病余皆犯之故知之為切也



人皆曰此乃... 不... 人... 亦... 由... 凡... 命...



